



歴史綱鑑

伊弉册



伊
744
10

lib



伊8
144
卷 13

鼎鑑趙田了凡章先生編纂古今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二十四

德宗皇帝

諱迨代宗長子也繼世嗣位歷二十六年壽六十四而崩奸諛用盧杞趙瑣以至於敗小人之能亂國也如此

綱廣申建中元年正月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歛之法版籍浸壞戶口輿地也書多非

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不勝困弊率皆逃

徙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視大曆十四年墾田數為定案租庸以先

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

見居為漢人無丁中為丁六十為老七十為免田之制不及男年十六為中二十

頃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

其租庸調雜徭悉省

呂東萊曰

田制雖商鞅亂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

楊炎作兩稅法
問德宗作兩稅法同
如

方輿圖考

唐憲宗二十五年



經常簡易之法
三者相須以濟
可為經常之法

德宗名廉而貪
天下吏奉法
意而不奉
問先儒謂
三代非田
之良法嘗
于商鞅唐
相補謂之
良法嘗千
楊多世
多因之而

食貨志曰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以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力而授其田量地之產而下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用之而後量人之足三者相須以濟而不取以失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亦有節蓋其蓄兵以府儲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死官濫為之太窳自天寶以來人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法不能節矣加以時君昏主奸吏狎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井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盜賊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推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兩稅之法蕩然盡矣蓋口分世

范華陽曰

德宗之政名廣而實貪故其法令始而終廢蓋禁暴之法雖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馬端臨曰

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蓋稱而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階而官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不能奈何以段秀實為司農卿吾屬何罪而至此

威言以杯

兩京關內丁夫浚渠與屯田秀實以為喜備尚虛未宜與事以召寇炎怒乃徵秀實為司農卿使李懷光兼涇原并欲城原州涇當為城且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南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衆心不安獨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為帥詔以泚代懷光
綱四月生日不受獻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常賦之各獻緘二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綱吐蕃遣使入貢曰蜀將士言不可歸吐蕃俘虜曰我狄犯塞則擊之朕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
綱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書法善其宜
綱築奉天城奉天羅城在陝西西安府乾州蓋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變防辛丑命京兆

奉天有天

子氣

九綱監甫

善德三二口

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有三四年果

丘瓊山曰

道茂知德宗將有離宮之厄蓋勸之親賢遠姦輕淫薄賦至言及此顧惟發丁夫以修城路而有變奔居其中幸而諸將奮勇得慶善京德宗因是之言一切歸之氣數不復反已自咎嗚呼朱泚之反也

以道茂言脩奉天城而得全不知懷光之反也亦曾以人言脩梁州城否乎何亦得全也

綱殺忠州刺史劉晏故不去官

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下詔賜死天下竟之

其死者以劉晏善理財濟唐中興且保其身則餘可知矣然其時楊炎誣証其罪德宗又密遣中使斃之君臣俱任其責此固綱目書後不去其官之意也

胡致堂曰

殺大臣者當有實罪使與言劉晏與朱泚書必可驗也召晏死何辭一聞謔言不必可數也蓋遣公正御史往忠州鞠治如其不安者然於國家有死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欲以服姦雄之心難矣故朱瑱成於前而梁崇義僕固懷恩以為辭劉晏死於後而田悅不服已以為懼田殺之不以其罪也豈可謂我能殺之而不恤人之服不服哉

鑑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府廩耗竭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

劉晏平準法

集申務在控得人

簿書委士類

奉教令如在目前

理財以養民為先

倍辦於官要有精神多機知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是者置
通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
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賤甚貴之憂晏常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
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精悍謂精強悍勇也至於勾檢簿書考功即中
過叙以四善善狀之外有三十七最其十七曰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
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階職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
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淫然惟晏能行
之他人效者終莫逮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晏之後掌財賦
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按綱目晏屬官雖居數千里外晏又以戶口滋
多則賦稅自厲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
縣雨雪豐歉之狀豐稔也歉也以白使司豐則貴糴則賤糶或以穀易雜
貨供官用及於豐慶實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應蠲免救助之

數及期晏即奏行應民之意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千餘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

鄉置鹽官取鹽戶所煮之鹽但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置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

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湍水之急流其勢勇悍也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

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與汴船河船渭船同義各隨便宜造運船江船運揚州船自江行

渭船運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

斗升沉覆者晏於揚州揚州縣名今在江蘇置場造船艘給千緡緡或言所用實

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

凡事必為永久之慮

後言財利者莫能及

劉晏知事

可廢

問劉晏可法其事何

是必有說

不謀利

善持身不

以利

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曾見使之私用無害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

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

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

脆薄易壞遭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闕剔必於一日中央之後表言財

利者皆莫能及

替曰人生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

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用兵數十年數不及民而用度足

唐中饋而復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

胡致堂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出納必

事必於一曰中央之此晏可法之五事也然晏能足國不免於謫死何

耶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怨起怨積則禍生

矣且史亦言衆類疾之是必有說矣以故善為國者不謀利善持身者

不以利利者對善而言皆於義者也

綱十月貶薛嵩為連山尉監上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

儒學入侍薛嵩以文雅登朝繼以賦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

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
吏矣。

范華陽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賊敗而疑天下之士皆
不舉元凱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取於衆
是以壹而廢食也

綱十一月始定公室見舅姑禮德宗此舉亦可

綱辛酉二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德宗初寶臣

與淄清李正己魏博田承嗣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

力為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至是悅屢為寶臣子惟岳請繼

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

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卿曰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

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謂惟

岳謀勒兵拒命河南士民騷然驚駭

德宗所言皆人君之事也而不
能有所濟者夫本末先後之序也

胡致堂曰德宗所言皆人君之事也而不
能有所濟者夫本末先後之序也
綱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盧杞奕之子也
綱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正己

累表請晏罪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密諭以晏嘗請立獨孤后上自殺

之上聞而西之由是有誅炎之意擢杞為相不專任炎矣炎素輕杞無

多托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

地引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范華陽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人而天下被其災害者

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用杞而杞引延齡則其國政可知夫

置相可不慎哉

綱盧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辨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

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

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丁南湖曰按盧懷慎為唐賢相厥子奕吏治清白與宋璟齊名奕遭祿

山之亂首先死節是且丕顯奕世以食無窮之報夫何奕而

子儀悉屏侍妾

置相可不慎

楊炎不與會食

未先後之序

德宗所言皆人君之事也而不

德宗初寶臣

德宗此舉亦可

德宗初寶臣

德宗初寶臣

生把以致家風國祚之盡斬耶愚謂世臣之得失係於本朝之盛衰故
猜忌之德宗既出姦險之盧杞遂逐是猶晉將衰而郗鑒之子有郗超
宋將衰而韓琦之後有侂胄也豈非氣
化之盛衰相替人事之得失相應也哉

袁了凡曰徐敬業世胡之子李湛義府之子許遠敬宗之孫盧元輔杞
之子其氣類橋梓也其志念忠邪則荃蕙之於蕭艾也

神策將軍
獨不飲
此行大建
功名

發京西兵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
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師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
旋之日。相與為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
惠元所部餅罌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兩眼在吾
腹中

田悅舉兵寇邢洛。時田悅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欲阻
山為境。曰。邢磁二州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舉兵寇邢磁。
綱尚父太尉中書令。外陽忠武王郭子儀等。鑑子儀為上將。擁強兵。程
元振魚朝恩譏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譏謗不行。嘗
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耀揚

子儀即日
就道

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後中
書令考凡二十四。唐制一歲終一考。功子儀自肅宗乾元府庫珍貨山積。
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額
之而已。顏五感反。僕固懷恩李懷光軍城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願
指後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

天下以其
身為安危

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之非。年八十
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眾。書法。後官爵謚具前乎。此未有也。
百六十二年。

子儀功蓋
天下

贊曰。天寶之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于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誓
難畧平。遭讒謫。當是時。天子西走。唐作若綴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大
單騎見虜。歷以至誠。猜忌沮。雖唐命夕。引道無纖芥。自嫌及被圍。涇陽
者。戎及光。刑等。畏。備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未終。雖齊
恒。晉文。比之。為。而。唐史。臣。某。伯。權。傾。天下。而。朝。不。忘。功。蓋。一。世。而。上
不疑。後。窮。人。欲。而。義。者。不。之。貶。嗚。呼。坦。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
盛德云。

子儀完名
高節
裴瑒知言

所進
子儀之所
自為

勤業卓冠
一時
子儀忠精
誠確

子儀之所
自為

胡致堂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唐漢以來將相之誠不足動孺子積之而若可以及豚魚觀其平居未嘗不憂不懼之實行乎厄難然後見夷險如一之致此子儀之所自為也又其窮奢極欲愚切恐其言之過矣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為也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

尹起莘曰子儀勲業卓冠一時至於忠精誠確尤為難及綱目論其爵位大書於冊以見崇崇之意耳

方正學曰子儀之賢且若有所立絕俗之行而史氏謂其窮奢極欲而夷狄功德加乎群臣此中主之不能無疑者况兩代之陋狹德宗乎清忌乎子儀以為使臣已見疑於君而獨受奢欲之名不若少徇衆人之跡以自污使君臣俱全而已獨受奢欲之名不若少徇衆類乎衆人之為君臣俱全而已獨受奢欲之名不若少徇衆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為可已其深慮遠計乎不可及非真有子儀太淺者遂以子儀果不忘情於利欲者而至於窮欲而至於極稍求其跡而不察其心宜乎知子儀者鮮也

表了凡曰志定故不易其事其意誠故莫如於物其材俱全故迄成其功弗露其倪賢哉夫周之融融實之沾沾者殞矣抑狄又難也其又有

張仁壽
為軍費

盧杞評殺

二事有較
國本

若心者與或問姓來可以育伏乎曰一代之良也然宋也直而能也議直或先事之幾露譎或自全之計長以異其濟乎則未之必也曰郭子儀更之則何如曰斯二公者蓋易地則皆然

綱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於臨洛名大破之○**目**時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仞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臣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於是同抱真等攻悅大破之

綱十月殺左僕射楊炎○**目**先是炎有宅在東都嘗以為官解嚴郢按之以為有美利議以為監主自盜當絞盧杞欲陷炎因言蕭高廟地有王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貶崖州崖州唐所置也今改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發明**楊炎為相專務徇私獨建議歸財賦於左藏言相苟不稱職黜之可也今乃德盧杞之潛誣而殺之則非其罪矣此所以書殺而存其故也

胡致堂曰炎則有罪矣乃聽盧杞自盜之誣異志之謬遣中使縊之則殺之不以其罪矣炎其服乎

壬戌三年馬燧等諸軍直趨魏州田悅率軍四萬踰橋掩其後遂結陣縱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悅入城旬餘曰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田悅遣王侁說朱滔

○田悅請采州不許由是怨望武俊欲得節度使不得又失趙定復有詔分武俊糧馬武俊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王侁說滔曰今主上志欲掃

子孫方世

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即遣侁歸報又遣王侁

河北再禍自此始

說武俊曰三鎮連衡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遂合兵反重溟

朝廷物事之

胡致堂曰武俊殺賊賞之且矣乃吝惜節級削其二州又分其糧馬此亡朱為之次不待逾年而決也惜哉事幾已至而應之失宜使李冰類

真卿李勉在朝而至然

三月以李洎兼徐海沂觀察使○先是徐州刺史李洎正已之從父兄也舉州歸國遣崔程奉表請闕乞領徐海沂觀察使且曰苟得朝廷詔書必取李納所有海沂以成功程先白張謐盧杞怒不從其請以洎為招諭使至是劉洽攻李納於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又遣房詔入見會中使宋鳳翔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詔等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洎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為納所據洎竟無所得

平盧失其右臂田悅喪其輔車

胡氏曰盧杞若不怒崔程則平盧失其右臂德宗若不聽宋鳳翔則田

綱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鑑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萬人

朱滔劫眾於魏州

執使者送朱滔滔劫其眾而南以救魏州○滔將士始不肯行滔既誅其大將數十人後又密訪首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眾莫敢前却遂命

君人可
政省已而修

括富商錢

懷光等將兵討之

范華陽曰民之常此豈樂為叛亂哉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故奸
其本非奸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已而脩政矣苟行仁政使民親其長愛
其上奸雄豈得而驅之哉

括富商錢時兩河河北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
博士常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
借其餘以供軍上從之詔借商人錢又括僦櫃質錢質物相質也凡蓄
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審居百姓為之罷市計并借商
所得總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范華陽曰人君征伐不庭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虛其民暴
者君得而治之若夫民心則不可復收也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

胡致堂曰善用兵者先富其民而實其府庫德宗誠有削平諸叛之志
守其異多矣然後出充羨之財命智勇之將見可而進克之以十年諸鎮之
速成而失其原於是借商稅屋之事起而京城內潰大駕蒙塵矣

善用人者
先富其民
德宗誠有
削平諸叛
之志

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死懷遠深不復相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
真分兵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運兵分兵
守之誠未有善公遽自引去眾謂公何燧乃單騎造抱真燧相與釋
憾結歡

胡致堂曰

喜怒者氣也。不為喜怒所使。惟審理者能之。雖然。氣與理相
言平憤時之憾。蓋其各氣不勝而理義本明。其憾非知學者尚能如此。

氣與理相
為勝負
馬燧可為
百世師
盧杞排張
鑑

召朱泚入朝以張鑑兼鳳翔節度使。自朱泚遣書朱泚欲與同反上
得之亦不之罪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鑑忠直為上
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悅
首末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筆上乃顧
鑑曰無以易卿鑑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鑑上初即位
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諒然以為有貞觀之風及盧杞為相

無以易卿
崔祐甫
竟大
鑑然有貞
觀之風

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六月李懷光擊朱滔王武俊於愜山敗績。愜山在百餘里時滔武

俊軍至魏州。是日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已。遽出陳

懷光勇而無謀。遽擊滔於愜山之西。官軍大敗。退保魏縣。以拒滔。

滔以關播同平章事。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播儒厚可

鎮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欽任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

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足下端慙少言。故相引至此

勳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

本滔為王稱臣事之滔不可。判官李千等共議以為如此則常為叛

臣用兵無名。請以為四國俱稱王。眾從之。於是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

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

胡致堂曰

李千千之惡為叛臣豈非秉彜謫德乎。惜乎惡其名而不惡其

六義勸以順事朝廷。毋得專上。幸而見聽。功孰與比。不幸而斥而殺其

忠義之節。終古不泯。方之為大盜。指縱不亦遠乎。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癸亥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時李元平薄

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以為將相之器。薦為汝州別駕。李希

烈以計縛去。元平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罵之曰。肯宰相以汝當我。何相

輕也。初盧杞惡真卿欲出之。至是上問計於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為

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

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

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且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

行至許。與朱滔等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

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

盧杞

奈何發口欲言

李千千惡名而不惡

元平將相之器

盧杞謀出真卿

顏真卿真其人

天以宰相賜都統

置不快公心事

魯公清忠

魯公難言

初行稅間

題替奉行

三法

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耶豈受汝曹誘脇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抗之
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有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
耶希烈乃謝之

范華陽曰關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
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所以蔽也

胡致堂曰魯公清忠直道再為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若非已知
容之訛而觸其所患

初行稅間聞者難以言智矣除陌錢法鑑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慶支上優恤士

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

出軍絕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

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

吏執筆人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所謂

除陌錢者陌通作伯漢志有陌陌之得什謂千陌是也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

留五十錢留五十錢相貿易若約錢為率秋怨之聲盈於遠近益見劉晏之為功

書法及官用省錢如此范華陽曰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用養民而先用武

范華陽曰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用養民而先用武

胡致堂曰復以智之君獨觀萬化之原故能制治保邦於未危亂之時豈

必以流終不能絕也乎其欲如稅間架也乎蓋其於稅間架

乎入官者以百為計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其於稅間架

此喪葬後世以百為計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其於稅間架

南朝曰諸姦則民怨則奉天之難矣待桑道茂之言而後決哉

遺李揆使吐蕃遺李揆使吐蕃秋七月遣禮部尚書李揆使吐蕃目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

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謂

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

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乃行還至鳳州卒

德宗求欲速之功

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萬化之原

遺李揆使吐蕃

吐蕃

唐以陸
李士謝和

問克敵有
要也其要
何在取將
有方也其
方何指
克敵之要
在將
財者人之
王有蓄威
以昭德
玉畿四方
之木
問津貫會
關中形勢
其意皆向
所主而備
備之策其
然何所

八月李希烈寇襄州詔發涇原涇州屬陝西等道兵救之○原州屬鞏昌蓋初上在
東宮聞監祭御史陸贄名及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
兵久不決賦後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
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
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
寇之弊亦有不敢自焚之火也敢藏又曰無紆目前之慮或興意外之患人
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頽矣又
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備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
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而關中死五百焉舉天下不
敵關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故祿山竊倒持
之柄一舉滔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蒂之慮今朔
方太原之眾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關

贊論如著
龜先見

中之三輔也曰京兆尹曰左馮翊曰右扶風唐改為關內道也宮死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有如
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
軍及郎將子弟明勅涇隴邠寧涇隴邠寧四州名俱屬陝西道更不徵發仍降德音罷關
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范華陽曰贊論用兵之致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患在
綱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蓋上發涇原等
道兵救襄城是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
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澠水詔京兆尹王
翊犒師惟糲食菜餒糲口到反軍餉也食脫粟飯餒眾怒蹴而覆之蹴七
也踏因揚言曰吾軍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
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謀環胡串反也春
先釗反還趣京師詳呼也

先釗反還趣京師

丁南湖曰張商英論王翊召朱泚之亂深責翊吝於犒軍固矣予謂軍策且諸軍呼告百姓惟以儻質等情為詞則是百姓與賊同怨必有引賊首矣予一恨德宗之失民二恨令言之叛前云

姜公輔請召朱泚

監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自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典兵有竇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廢居京師心嘗快快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眾無主不能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眾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泚入宮居含元殿含元殿在陝西西內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上至咸陽思桑道茂之言乃幸奉天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已酉左金吾

段公未五事莫大之功防慮不可不深

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眾心恃之稍安○泚又以司農卿段秀實父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士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齊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使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比莫大之功也泚不悅○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聞群臣勸此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以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

幾亡往授是果益之外故

尹遂昌曰

范子曰任兵者不祥之器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德宗志在削平叛亂用兵不仁征調日繁一旦寇賊竊發大駕蒙塵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監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二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是日泚召李忠臣

秀實以功

有木姚令言及秀實等議梅帝事秀實勃然起奪巾象笏前唾此面大罵曰汪賊吾恨不斬汝萬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經中其額賤血麗地與秀實相搏忠臣前勅泚泚得爾爾脫走泚伏手行也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胡致堂曰

秀實不死志將有所圖也然無濟理也則亟先為王秀實亦可謂知所處矣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遊執羈

丁南湖曰

按綱目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夫謀不克然後不得已而於城是故君子言秀實之際三人背約以致秀實獨死然三人卒皆死

綱目朱泚僭號

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尋改國號漢以源休司平章事休勸泚剪宗室以絕人望殺凡七十七人樊系為泚謀冊文既成仰藥飲藥而死大理卿蔣況詣行在為賊所得逼以官泚絕食稱病瘞

李懷光帥眾赴長安

得免被系能拒泚不作冊文而死豈不為忠李懷光帥眾赴長安書法書赴長安

綱目犯奉天詔韓遊瓌潭城拒之

鑑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徵師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

外有過郡行者有鋒刃之憂若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

陛下有朕依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

誠贄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請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臣聞理

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主亂失守之事

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勤而謹備之何憂乎亂

人何畏乎厄運動勵不自足致昇平豈止湯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

陸贄明致

之由

管理公報

勤勵足致

昇平

辨之說明
辨有理

胡致堂曰

陸公論宰臣之罪而以股肱耳目為首此指虛和而不斥其名也賈疏既上而懷光表至於是遂把蓋贊之說胡辨有理者其效優矣

薄有尊

日月之母
不坐

將軍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戰于梁山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東蒲為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於城下歸其屍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有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李晟將兵入援渾瑊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

李晟將兵入援渾瑊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

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絕有糲米二斛每同賊之休息夜進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李懷光李晟俱倍道入援時朱泚有首攻城城中危甚

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懷光引兵敗泚於醴泉泚引兵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賊方攻城驅使填塹得間城上大喜城中歡聲如雷

綱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此破竹之勢也

上然之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長安城北面西頭門曰便橋與便門相對因號便橋與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

此破竹之勢也

破竹之勢也

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快快曰吾今已為奸臣所排

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丁南湖曰

易云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懷光欲請誅盧杞正宜謹言密防其奸險之術顧乃欲與人言以致杞之排擠後雖得奏取杞等而其叛逆之志亦自此萌矣信乎害成而失身皆從不密也歎

急務在審察詳情

自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而已矣群

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斯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

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

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斯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

立國之要在乎得衆

君臣一體

人若臨下以誠信為本

外意重君臣道隔以澤關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
群情之所甚惡也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蓋贊文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
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贊以向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動上接下從諫在易乾下坤上
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
於位卑矣而反為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
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
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上遣中使諭之曰
朕本性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
奸人賣美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大抵皆
是雷同事無可否而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邊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
朕豈惜拔擢誓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
以開言路自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以智則

聖人佳以改過為貴

兩情九弊

人許示之以疑則人偷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
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
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夫仲虺贊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
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唯以改過為難不以無
過為貴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來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
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
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
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辨給
眩聰明眩目無主也厲威嚴恣疆懷懷恨也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諛諛顧望
畏慢慢奴亂反畏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
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怨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干
斯皆為盛德上頗用其言

曹王皇遣使貢獻

曹王皇遣使貢獻。○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皇數遣使間道貢

書法書子義也。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屬相等罪惡，衆論喧騰，亦答和等上表

得已十二月，貶杞為新州司馬。新州唐所置也，今屬廣東肇慶府。白志貞為恩州司馬。恩州唐所置也，今屬廣東肇慶府。

趙璿為播州司馬。播州唐所置也，今屬四川。胡致堂曰：慶賞刑威，曰君，故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不下，後當賞不賞

而人畏愛之心，從適矣。德宗保養巨姦，湮於危亡，而不忍去，及李懷光

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黜和等，是為天子不能退姦，而將帥乃能退

之。致懷光輕視朝廷，則肆逆向使德宗早用陸贄之言，自罷和等，斯

下陵上替之勢，何自而起哉？贄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

綱以陸贄為考功郎中。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

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未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群品，則臣亦不敢獨辭

上不許。綱申子興元元年，庚申春正月，大赦。○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興

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

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庶令反側之徒革

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上文

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

肯懷文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

思聖道更

致理興化

必在推誠

罪已

興元下詔

祖太宗高宗則天中宗

睿宗玄宗肅宗代宗

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

痛心覩貌慙也

罪實在

予自今中外所上書奏

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

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

納等咸以動舊各守藩維

朕撫御單方致其疑懼

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

綱申子興元元年

庚申春正月大赦

陸贄言於上曰

今盜遍天下興

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

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

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

陛下誠能不吝改過

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

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

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

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

上文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

贄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

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文以知過

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

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

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詔曰

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齊人

不吝改過朕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

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

不恤征戍之勞苦墨靡下究情未上通天

謹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

變與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懼謂高

祖太宗高宗則天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

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覩貌慙也

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

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

納等咸以動舊各守藩維朕撫御單方

致其疑懼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

綱申子興元元年庚申春正月大赦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興

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

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

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

使書詔無所避忌庶令反側之徒革心

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驕將

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上文以中書

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為動人以言

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文以知

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

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

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詔曰致理興

化必在推誠忘已齊人不吝改過朕長

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

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

之勞苦墨靡下究情未上通天謹於上

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

階變與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懼謂高

祖太宗高宗則天中宗睿宗玄宗肅宗

代宗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覩

貌慙也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所上書奏

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

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動舊各守藩維朕

撫御單方致其疑懼朕實不君人則何

罪宜綱申子興元元年庚申春正月大

赦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興駕播

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

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

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

避忌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

故奉天所下詔書雖驕將悍卒聞之無

不感激揮涕上文以中書所撰赦文示

贄贄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

又不切人誰肯懷文以知過非難改過

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

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

上然之乃下詔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

忘已齊人不吝改過朕長于深宮之中

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

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墨靡

下究情未上通天謹於上而朕不悟人

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與都邑

萬品失序九廟震懼謂高祖太宗高宗

則天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上累於

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覩貌慙也罪實

在予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

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

等咸以動舊各守藩維朕撫御單方致

其疑懼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綱申子

興元元年庚申春正月大赦陸贄言於

上曰今盜遍天下興駕播遷陛下宜痛

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

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

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庶令反

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

詔書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

上文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

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

肯懷文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

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

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

詔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齊人不

吝改過朕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

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恤征戍之勞苦墨靡下究情未上

通天謹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

不知馴致亂階變與都邑萬品失序九

廟震懼謂高祖太宗高宗則天中宗睿

宗玄宗肅宗代宗上累於祖宗下負於

四方人心
大悅
宣赦士卒
感泣

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暴犯陵寢，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去逆效順，並從赦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丁南湖曰：德宗罪已語，宜以誤用為一罪也。而詔語曾無及焉。宜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

五文莊曰：感人之易，莫易於言。故一言之善，雖於深宮之中，九

即國者哉。夫上有由中之誠，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現光武勤約

李希列，皇帝位國號大楚。遣其將辛景錫謂真卿曰：不能屈節，當

真卿趨赴

自焚積新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錫遽止之。

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

目上於行宮無下。時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

廢公方崇聚私貨為匹夫之藏

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撓

戒平居之專欲

凡在二庫皆賄，盡令出賜有功。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

駕六龍

天子五路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諸而成

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

上即命去其榜，發明越之中，而又重尋覆轍。是

尚可與有為者哉

胡致堂曰：德宗以專欲致禍，因而不渝。惟貨是黷，自古人君不足用為

恩縱橫此屬

但應堂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恢，又嘗言陛下

陸贄詩人臣之式

道光膠口之意哉。嗚呼！哲可為人臣之式矣。

九國監甫

以輕已罪
蕭復何如

蕭復引君
當道之言

蕭復可謂
大臣

踐祚之物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濁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
睿志臣敢不竭力僕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
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遂命復充山
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

胡致堂曰蕭復請德宗變更睿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之言也又以
用尺寸以俯就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然復言宦官縱橫而上不悅
是與宦官為一體也言盧杞不正而上愕然則是與盧杞為一心也其不
可與有為也

綱二月贈段秀實太尉謚忠烈

綱李晟還軍東渭橋東渭橋在陝西西安府城東北漢高祖所建以通櫟陽之道○**鑑**時李懷光既脇

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恐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
與晟合軍詔許之懷光屯咸陽累日逗遛不進密與朱泚通謀事跡頗露

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從之

蘇祖遊雲
房之策

懷光投鐵
券於地

天子以天
尉為股肱

高安安得
不自天許

海安為上

綱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目**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策上
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

光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
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悻懷光

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責之曰我以
爾為子奈何負我死其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

心膂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
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其心知懷光使左右鬻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

其喉而去

綱李懷光反帝奔梁州梁州今漢中府○**鑑**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渾

瑊聞之遽請上決幸梁州上從之

綱除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河中今為蒲州加平章事晟得除官制拜哭

長安天下之根本
李晟復之
李晟忠義
感激府

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賊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軍駕南幸人情擾擾弱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勳未忍擊之

丁南湖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李晟行師一以忠義為主可謂順天矣之說計解其兵柄而不得終其鳳翔龍右之功謀者皆以所賞為恨固而四子顯著然則晟之功名福祿殆子義以後裝度以前一人而已

用兵亦本仁義

綱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事自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緒遂與左右謀殺悅朱滔遣馬寔攻魏州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李抱真王武俊又許以赴援其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之兵乃朱滔也行殺掠今雖盛強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

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夫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

綱李懷光奔河中鑑始懷光方強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及懷光決反逼粟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慚怒因憂墜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河中將士在道散亡相繼

獻瓜菓得官
施實利而
虛虛名以
徵虛名以
佐實利
非命司氏

鑑上在道民有獻瓜菓者上欲授以散官陸贄諫曰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執官有爵號然掌務而受俸者惟係職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三者止于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也若獻瓜菓者亦以散官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菓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菓夫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

德宗欲以散試官賞獻瓜菓之人固為非宜然猶肯以下問於人者德宗猶為賢乎已故陸贄得以進諫其視夫任情直行不復詢訪敬之貴無免後之傷惟假空名以籠子谷酒不可以與人况有俸祿之給名位之榮不徒身享之而予孫又世襲之者不以軍功而可輕以予人哉

擬居以陸贄與謝林陸贄內相

陸贄在翰林為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然贄數直諫逆上意盧杞雖貶官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奸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僚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規規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奸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後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慮亦已甚矣漢高路達大度然謂諸貌之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

其效不同馬援輸其款誠

言當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求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未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蓋進也忠愛之篤進也無也著動榮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宗社無疆李晟不願家

加李晟諸道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宋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為賊所擄晟怒曰爾敢為賊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渾瑊帥諸軍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天子可在盛夏衣木長安

公輔表諫
公輔有寸
天石

微之不
不重如此

人君擇
以君擇賢

以買賂
以買賂為

王武俊於
南宮

公輔表諫。上欲為唐安公主造各屋。公輔表諫。上使謂宰相曰。唐安造塔。且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公輔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

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此干。諫爭。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當訓於

聖朝。上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范曄曰。人君擇賢以為相。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交脩所不逮也。故得失責之諫者。而相不預焉。此諫諍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為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甚。豈任相哉。

綱以賈耽為工部尚書。自先是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口顏也不

改宴罷。召澤告。且命將吏謁澤。乃將張獻甫怒曰。行軍司馬節制事人

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

李抱真云
王武俊於
南宮

遂安。法書美耽也。代德以未方鎮。綱李抱真會王武俊於南宮。同時朱滔攻貝魏。久不下。賈林復為

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乃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

以俟。曰。今日之事。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勸將

士以雪讎。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

武俊拈心
仰天
此身已許
十兄

流弟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高城

賊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拈心仰天曰。此身已許

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書法。兩軍相望。尚不相信。微抱真忘身殉國。單騎往見。則兩將終未孚。而

下安危

朱滔之破。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繫天下安危者。非過言矣。

韓是遣使
請于日
韓是遣使
請于日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曰：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疋於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新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糞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時關

韓滉米
韓滉米

中斗米五百。及潮米至。咸五之。因滉為人疆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發明天子有常尊諸侯有常貢者禮也。然是時果與播越之心。韓滉獨能遣使貢獻。而又措置有方。得以幸之。行在故綱。自大書于冊。一以幸之。一以予之也。

韓滉米
韓滉米

上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為督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鎗箭激也。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

韓滉米
韓滉米

擊心之譏。擊射言為人下無死綏之志。執繩中死綏謂執綏而殊死戰。不奔走也。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韓滉米
韓滉米

綱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自滄為抱真武俊所敗。遁歸滄。恐范陽留守劉怱因敗圍已。怱悉發守兵具儀仗迎之。時人多之。書法是會

韓滉米
韓滉米

胡致堂曰：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為之。雖失小信。傷曲謹。夫不薄人於險。非所施於亂。臣賊子也。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

李晟收復
京師

綱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鑑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再戰又破之。賊眾大潰。姚令言帥餘眾西走。晟屯於含元殿前。令諸軍

李晟收復
京師

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此謂朱。若小有震懼。非手

李晟收復
京師

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公私安堵。情

李晟收復
京師

安如墻堵。秋毫無犯。是月。晟遣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皆書于帛。漆

李晟收復
京師

漆。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謹寢園。鐘簾不移。之。耐以猛獸為飾。廟貌如故。

天生李晟

廟者貌也所以髮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至彭原西城彭原縣名其將梁庭芬等斬之傳首行在

按唐書晟布至彭原帝感泣晟臣上壽且言蕩夷亮敦而市不易

宗社

宋沛國曰李希烈結交亂外則李懷光觀望圖逆回紇驅於河北

王天下秩

雖軍勇而銳氣不衰卒能以仁義復宗社不火借物而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

不降詔而遣使求之

自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今巨盜始平疲瘁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附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上遂

不降詔而遣使求之范華陽曰不降詔而遣使是開其門而由戶出也

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

務理則不誠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脇奪功一帥而虧萬眾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未暇安敢復勞銖鉅哉

胡致堂曰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此章絕矣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其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於是權之義不復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

綱車駕至長安

綱車駕至長安目李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問曰

輒宴勳臣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帝紀晟之功自文于碑勅皇太子書立于東渭

說者乃貫

之為一用權當友經以合道陸贄不畔於道也

秦道首儒

不能反其功不在

觀其具下

輒宴勳臣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平賊

帝紀晟之功自文于碑勅皇太子書立于東渭

李晟孤忠
獨立

徵李必為
左散騎常
侍

天下事其
有可憂
河中不足
要

李希烈殺
顏真卿

使者戕曰
發長安

喬以子後世云

胡致堂曰：晟推功於下，而引咎歸己。此固哲人之所為，而晟能之，宜其

獨徵李必為左散騎常侍。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

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

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睦州府為杜亞俱詣行在，以泌為左散騎常

侍，日直西省。上問李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朕晝夜憂之，

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

不束身歸罪，乃雷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

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投史畧人言失一。○自希烈聞希清伏誅，

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真卿。中使曰：有敕，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

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其始曰：然則賊耶？何謂收

邪？遂縊殺之。發明：朝有老臣如真卿者，不能保全始終，乃使之為賊所殺。

唐書論曰：真卿元老風烈，凜然朝廷無出其右者。出使希烈已歷年，而

曾南豐曰：區天寶之際，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曾公獨以區

以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鑑初，與朝恩既誅，代宗不復

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貞得罪，上復以宦官竇文場

代之。從幸山南，兩軍輒集，上還長安，頗忘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

晉卿風烈
元以元出
其右

問顏魯公
始終節操
何如

唐書論曰：真卿元老風烈，凜然朝廷無出其右者。出使希烈已歷年，而

曾南豐曰：區天寶之際，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曾公獨以區

以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鑑初，與朝恩既誅，代宗不復

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貞得罪，上復以宦官竇文場

代之。從幸山南，兩軍輒集，上還長安，頗忘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

一國監甫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二五

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典禁旅

丁南湖曰德宗即位以來愛護奸臣姑息藩鎮至是而又寵任宦官則亡唐之事備矣

李勉公忠雅正

李勉得中

李勉因失守屢上表請自貶詔罷都統平章事如故議者多以勉失守不應尚為相李勉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且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悉衆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就位

袁了凡曰李公勉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生病且死出白金

後其家來謂勉共落墓出金付之此與後漢王仲事大類勉子約與一商胡以珠舍之與二女求配徐財數萬皆籍送官後胡親屬未約請官貸費發掘險珠具在公父子潛德至行也勉此足以泣鬼神矣約請官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而後為真其人哉又勉任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其壘或發以告勉曰為父懷災亦可矜也舍之此先雅量君子矣

加乾況同

綱加韓況同平章事○目議者或言況聚兵脩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

李泌對曰

李泌對曰況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脩城為迎寇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況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況乃為朝廷計也今天下旱蝗關中

此朝廷大計

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子也使之歸覲令況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即下必章令皇歸親皇至況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皇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

韓是大臣之計

李泌可謂知人

風濤而遣之○陳少游卒大將王勣欲自為番后韓況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勣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況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況平章事江淮轉運使

况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綱乙丑貞元元年正月○目上欲以盧杞為澧州別駕○目上欲以盧杞為刺史給事中高彥休論之乃

表其死節之烈為後勸也

李必將順

之言

懷光五不可

以為豐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矣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豐州

胡致堂曰

言是非而能以堯舜不逮則失言矣若曰乃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則

可矣

二月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夏四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李晟上言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總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觀我疆弱必起覬覦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叙勳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補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與不舉然言必起五

馬燧平河

五太平字

五量復為

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陛下但勅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卷腹心之疾為他日之悔哉馬燧自行營入朝奏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八月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時馬燧以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乃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曰汝曹何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城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反叛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眾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探甲矣又曰東城妮隊矣妮隊也謂誑其隊伍也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舉火諸營不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瓘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瓘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二十六

李璣父子

李璣必與父同死

問唐李璣如父懷光何如

李璣亦可不死

德宗赦懷光

何事所宜

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

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

竭不能回也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

何策哉使臣嘗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欲

全懷光誠惜璣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

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璣固賢者必與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

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璣亦自縊

胡致堂曰璣乎李璣之死也知父非義說之而非從知君之不可背欲

罪此其身念嘗勤王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璣勿死

而璣亦可以不死矣

綱加馬燧兼侍中○綱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屍罷討淮西兵○綱上使問

隋贊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奏條奏贊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

旨生事之人請葉勝討淮西者時李希烈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徵

幸不可以常覲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曩討之而愈

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

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上乃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

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洎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

一無所問發明王者記功忘過而服叛以理德宗於懷光以其曾解奉天

亦開其自新之路未幾淮西自平果不逃盛費所料綱目書之蓋予其忠

厚存心以恕待人之意也

綱以張延賞為左僕射○目初李晟戍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

張延賞怒追而返之晟遂與延賞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

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

二人於正平交失而西平大而文失

王者記功忘過

聖王任德不任兵

胡致堂曰

二人之隙正以成都營妓之故

綱丙寅二年以劉滋為造齊映同平章事

綱造少與韓會盧重美張正

時人謂之四變

宰相分判六曹

四變以王如自許

仙奇同於希烈

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變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
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轉運等使諸
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六曹新制判兵部李
判吏部禮部工部造與戶部侍郎元琇善使判諸道鹽鐵權酒韓滉奏論其過
失罷之

胡致堂曰

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名而少實也如此古人脩王佐之業
者必始於格物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己之道術不
明君之邪僻不去而能成善治者未矣

綱夏四月淮西將陳僊奇殺李希烈以降以僊奇為節度使○鑑時希烈
在蔡州蔡州今為汝寧府屬河南兵勢日蹙會有疾是日僊奇使醫毒殺之因舉眾未
降詔以為節度使○綱秋七月陳僊奇為其將兵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
後法不以少誠同於希烈故異其文異其文者異其事也
綱改堂曰陳仙奇為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党賊而殺僊奇亦
以與之則賞罰混殺此滄桑之亂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

類是也

綱吐蕃入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

綱九月置十六衛上將軍○自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

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

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

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

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後又牛山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

使以所齎繒帛齊帶隨身用者寄於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

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

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

禍亂遂生鄴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急
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美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亦卒不能復

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

先

置十六衛上將軍

李泌復府兵

唐之食物

也。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汧城敗之。○自李晟遣其將王似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軍至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虜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

軍士脫巾

○十一月韓滉劉玄佐曲環俱入朝。○先是關中倉廩竭禁軍或有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遷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醉人為瑞

韓滉率別

由入朝

一軍為之

傾動

李晟表請

為僧

堅守初議

丁南湖曰德宗初年詔云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進賢顯忠如太宗則必時和年豐如貞觀先詔乃進使顯而歲惡是何言行之相違也

○是遂入朝過汧與劉玄佐約為兄弟滉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滉曰滉力可及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玄佐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

○李晟入朝。○自上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

胡致堂曰

延賞固小人不不足責矣而平於是亦失焉前方數其罪惡今主平他日延賞幾間如初然則曷若堅守初議之為正欤

○丁卯三年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為其子請昏於

釋怨於初
酒間
文士維犯

竟席未嘗
左右視

其人終日
危坐

李晟稿
魏徵
動德所宜
司馬失言

延賞不許。晨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按唐書：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諸

情復怨，不稱所望，亦早不棄，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

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

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按唐書：滉宰相，衣裘齒任，十年一易，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居重位，請潔疾惡，不為家人資產，幼時已有名，所與游皆天下豪俊，晚節益奇，悒悒論者疑其飾情，希進，既得書法，忠順，故書為最。

三月，以李晟為太尉。初，吐蕃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

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與張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計遂定。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動德所宜也。晟歛容曰：司馬失言矣。晟任義

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

問，極言無隱，而性沈密，未嘗泄於人。

夏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瑊吐蕃尚結替請和，欲得渾瑊為會盟使，而詐誘之曰：渾侍中，信厚聞于異域，請必使之主盟。

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初，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

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瑊城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城表示之曰：李太

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

生長西陲，音備諸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大戎所侮。辛未將盟，吐

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等皆不知。入暮，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

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果之。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是

此渾侍中表也。

李晟深戒之。

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

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

勿為猜疑。瑊城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城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音備諸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大戎所侮。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等皆不知。入暮，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果之。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是

此渾侍中表也。

李晟深戒之。

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

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

勿為猜疑。瑊城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城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音備諸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大戎所侮。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等皆不知。入暮，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果之。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是

此渾侍中表也。

李晟深戒之。

息兵社稷
之福
書生不知
進計

書生乃誌
料敵

唐三人則
唐所圖

日上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切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上大驚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由是惡馬燧以會笑今茲之會吾不知三者何居特聽信群小卒為犬羊所侮而將卒俘戮使非渾之言真藥石也伏則禍不旋踵矣吁柳渾之言真藥石也

尹遂昌曰夷狄無信王者外而不內為可刑牲飲血要質鬼神與結誓信特命大臣與之結盟是盟乃唐人所欲非出於吐蕃之請其所以致劫盟之辱者皆唐人自取之耳雖然後之欲輕信夷狄者其為殷鑒豈不明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瑊而止

五文書曰春秋之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乃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而為所笑幸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為所離間矣而

疑唐以李
泌同平章
事謝表

君臣交約

天下未無
事

宰相之職
不可分

宰相成共
事

同以李泌同平章事自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讎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讎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側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廼賞刑法委渾瑊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更科兵科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

宰相成共事

王若任一
以治天

恭已无為
而天下治

置二人
交脩之意

相以擇人
為要

北門非知
不可

募戍卒屯
田京西

李必論復
府兵

天下無復
事

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范擘陽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是以治出於一，政有

胡致堂曰：來乃有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存交脩之意焉。唐自武后以

權故以擇人為要，不以多員為善也。

固辭曰：臣事陛下久，不欲代之。上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

誠為得體。然北門之任，謂河東為國，非卿不可。卒以授之。

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

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

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

曰：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候

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必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如上素恨

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

者什五六。○**綱**：張延賞卒。發明：綱目削去其

○**綱**：柳渾為左散騎常侍。○**綱**：初，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

渾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得矣。渾曰：為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

乃罷為左散騎常侍。按柳渾性放曠，清儉不樂檢局，不營產利。咸王工之

盟美，無遺策。尤其制勝之奇者，韓滉省中榜吏，則識其顯，立威福。延賞勸

其節言，則曰：舌不可禁，卒為所擠而歸。免後數日，召故舊出游，酣飲，脫然

無累，卒謚曰貞，不亦宜乎。

○**綱**：幽部國大長公主。大子妃母，部國大長公主也。流李昇於嶺南。○**綱**：公主肅宗女也。

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李昇等出入其策，或告主淫亂。上怒，幽主於禁中。流

昇等於嶺南，切責太子欲廢之。乃召李必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

可甚。

○**綱**：幽部國大長公主。大子妃母，部國大長公主也。流李昇於嶺南。○**綱**：公主肅宗女也。

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李昇等出入其策，或告主淫亂。上怒，幽主於禁中。流

昇等於嶺南，切責太子欲廢之。乃召李必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

可甚。

○**綱**：幽部國大長公主。大子妃母，部國大長公主也。流李昇於嶺南。○**綱**：公主肅宗女也。

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李昇等出入其策，或告主淫亂。上怒，幽主於禁中。流

昇等於嶺南，切責太子欲廢之。乃召李必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

可甚。

○**綱**：幽部國大長公主。大子妃母，部國大長公主也。流李昇於嶺南。○**綱**：公主肅宗女也。

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李昇等出入其策，或告主淫亂。上怒，幽主於禁中。流

綱目

綱目

綱目

臨辭黃其基

天子必四海為家

還宮勿露此音

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寬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觀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曰因誦黃其基辭肅宗乃悔而泣今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寬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無他矣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願使揚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免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

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

李泌和相之職業哉

趙光奇論和羅善與

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且曉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耶問曰上聞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

范華陽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在事以君之子為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冬十月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書法城原州元載計也今為吐蕃所城綱目深致惜之意焉
大稔詔和羅粟麥盡自興元以來至是歲最為豐稔斗米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羅
十二月庚辰上敗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

和耀不識一錢

外悉無他徑。今非稅而誅求者。皆過於稅。後又云和耀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擢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若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之知也。上命復其家。復除也。除免。

溫公曰

甚哉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深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此也。德宗奉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爭賦。劫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發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偽。辨忠邪。矜用窮神。寬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太平之業可致

綱戊辰四年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先李泌諫上曰。古者天子不求私財。願陛下勿受貢獻。至是上復徵歛之。且勅諸道勿令宰相

泌聞周張不致

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書法。速至錢帛。有稅外之名。然則其非惟正之

亦少愧

事。祭於是亦少愧哉。

李泌欲弭德宗之欲

溫公曰。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上豐則欲減矣。然不稱欲。之者非其道。故也。

尹遂昌曰

李泌相業多有可觀。獨輸錢大盈。不滿人意。夫楊炎尚能一

有不能盡言者矣

言。歸財賦於左帑。必乃反不及之。亦由德宗政事多僻。泌皆

李泌不及楊炎

綱六月徵陽城為諫議大夫。○國城夏縣人。夏縣後魏之所置。以學行著

盧杞所以為奸邪

綱己巳五年春二月。以董晉。晉參同平章事。○鑑時李泌自陳衰老。乞更

君相不言

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疆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

君相不言

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奔奉天。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

君相所以造命

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

君相所以造命

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

李必之論 董昌充位 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慮犯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於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按范氏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既而必薦賢參畫為命宜其德之不逮政之不脩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晉可用。上遂相之。參為人剛果。無學術。多引親黨。置要地。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胡致堂曰。薛相莫大乎薦賢。然知人其難哉。李斯侯智慮過人。而以言言深計。焯著見軌。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皆德為不足道。則非其言。以天下安危視之。本也。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若何事耶。是直大言以蓋其循默充位之咎耳。

綱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鑑** 泌有謀略而好去聲談神仙。

詭誕故為世所輕。參。按唐書必出入禁中。事四君。數為推幸。所嬖。帝以珙稱兩京復。必謀居多。其智。光時。七說議。能寤人主。泌亦自有所建。明蜀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

丁南湖曰。李泌輔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又佐代宗。收兩京。而二君皆不得所遭也。然宋祁立德宗。晚好鬼神。而相之。又不出於誠意。惜乎泌之不建上策。近立功名者。蓋其唐一代之異人歟。

綱 辛未七年秋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目** 竇象之也。

胡致堂曰。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遺。欵以愚度之。正何如人也。○長源。李泌字。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爭能之意耳。或問。陸贄天民矣。○長源。李泌字。

綱 壬申八年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目** 玄佐有威略。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

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鑑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

長源周旋三帝間。陸贄何如人。陸贄乃天民。玄佐始終不失臣節。擬唐以陸贄為中書侍郎同平

擬唐以陸贄為中書侍郎同平

擬唐以陸贄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謝表

問陸贄請

今基省長

官各奉屬

吏何如

其省將未

宰相

人主擇輔

臣

當代補知

人之明

陸相執請

簡要

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略曰。宰相不過

數人。豈能徧諳多士。今之宰相。即往日臺省長官。今日臺省長官。乃將來

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

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且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

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

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

士之用。上竟追前詔不行。

胡致堂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讒言。不得其職。尚當

求去。况宰相乎。

綱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自陸贄請以李異權判度支。上

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各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

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

延齡善四

胡致堂曰。德宗與邪而正。惡直而喜諛。好佞而悅欺。多疑而與詭。裴

也。過是則妬。陰以進。陽道將刺。不言過隱。論之詳去之力。猶不行焉。奉

身而退可也。而資猶隱忍。以居位。再失之矣。

綱天下四十餘州大水。遣使宣撫諸道。自陸贄與。以大水請遣使賑

撫。上曰。准西闕貢賦。不必遣也。贄曰。昔秦晉饑。穆公循賑。其饑况帝王

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胡致堂曰。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多

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

與之。李真洙泗之徒歟。

綱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策也。自贄言舊制關中歲運

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昔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為國之大

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為不若畿內和糴。為易。臣以為

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

實。倉廩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畜用。貨泉。

帝王檢柔

之和

陸相忠恕

之道

敬與洙泗

之徒

兩語有

長短

姜公輔諱為道士

綱貶姜公輔為吉州別駕。自公輔久不遷官。諸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實相奏。擬上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貶公輔。遣中使責參。

君子不可不知道

胡致堂曰。公輔之春。七於遷。跌陋矣。至於黃冠之請。探動機。龍言所以異。淫之貧賤。能移之。風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莫能自免也。懣古悚字。心戰懼也。龍言之涉。反失氣言也。

初稅茶

綱癸酉九年正月。初稅茶。鑑凡州縣產茶。及茶山於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預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書法。罪其始為。

天地生物。凡以養人。

胡致堂曰。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夫弛息盜奪。止獄訟。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豈足效哉。

綱二月以張昇雲為義武節度使。賜名茂昭。

不欲子孫染汙汙俗

書法。善賜名。何美也。曷為美之。茂昭四請除代。曰。吾不欲子孫染汙汙俗。可謂不負國矣。

張茂昭不負國

綱三月貶竇參為驩州司馬。尋賜死。自李異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為辭。參之會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司馬。時

陸贄諫罪竇參

官官恨參。允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

陸敬輿有憾于竇參

胡致堂曰。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擠而殺之。其說甚怪。此以小人之德。以直報怨。贄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刑賞。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為直乎。

陸敬輿以直行事

綱雲南王異牟尋遣使上表。吐蕃雲南日益相猜。韋臯復遣雲南書。欲共

雲南遣使上表

胡致堂曰。新侯勸上招雲南。以分吐蕃之勢。後吐蕃稀為邊患。然

中國以自治為強

綱七月詔宰相迭秉筆以虜政事。自時曹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

詔宰相迭秉筆虜事

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

日一易之

尹遂昌

陸贄才德俱優一贊足任其責

宰相頗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昔人嘗有是言矣是時如賈
賈務則一贊足任其責必欲用贊而參以羣庸是狃以騏驎與駑駘並
駕且贊於此時已宜遠引何待貶逐而後去哉此君子所以不為德宗
惜而為陸贄惜也

置欠負耗贖染練庫。鑑戶部侍郎裴延齡以左藏正物徙置別庫虛
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權德輿上奏

延齡上奏

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己功上不從。書法德宗嘗書
盈庫矣於此再書。裴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因檢閱使置簿

書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
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敷支用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眾所

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慮之不疑群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按唐書晟性爽惡臨下明
每治軍必曰其有失某長

胡致堂曰。李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向使
西平器備才雄長於馭吏誠一代之賢將也。觀邢州之役立

舊唐書曰。西平器備才雄長於馭吏誠一代之賢將也。觀邢州之役立
料白華之進軍知平涼之憾。涇師之亂號立赴奉天之危。可不為忠義乎

乎解帶結忠孝之心。請眉釋延賞之怒。疾惡有楚琳之請。懲亂行希監
之誅。可不明於央斷乎。而德宗聽斷不明。無人君之量。使因譏惡之口

綱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目兵馬使李萬榮會士寧出敗分兵
閉城士寧逃歸京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此安危彊弱之幾不

可不審。上欲令萬榮知雷後。贄復奏曰。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
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

范華陽曰。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為國者所深惡。聖王之法必誅而無
赦。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危為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

陵越。若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樂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綱甲戌十年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南佐時與盟擊吐蕃

李晟良將
資相

一代賢將

安危彊弱

以義訓人

此為國者

度使李萬榮

南佐時與盟擊吐蕃

○綱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贄為相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為
措置軍方課責虧度財置於兵眾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
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范華陽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
外策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
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贄又以郊赦已近半年而鼠竊者尚未霑恩乃以三狀擬進贄曰王者
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
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恪

目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
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懲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

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
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公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

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較真向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
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以一言稱恆為能而不
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
無定分上不聽

贄又奏請均節賦凡六條一論兩稅之弊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三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四論稅限迫促五論以稅茶錢置義倉
以備水旱六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事皆不行

贄又上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
妄為嘉謀以倍克歛怨為匪躬以靖謐服謔為畫策可謂堯代之共工魯
邦之少邠也昔趙高指鹿為馬鹿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

無為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言力爭
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裴延齡

延齡堯代之共工

陸贄均節賦六條

陸贄不負天子不負所學

陸贄不負天子不負所學

陸贄不負天子不負所學

陸贄不負天子不負所學

趙愷而

日短暫於上趙愷之入相也。贊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贊。密以贊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贊。贊與愷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愷默而無言。贊罷為太子賓客。

論諫可為

贊曰：德宗在危難時聽贊謀。及禍亂已平。追仇盡言。佛然以諛倖逐。贊論諫數十百篇。詎陳時病皆本仁義。可以為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終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范華陽曰

范華陽曰：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愷實為之助。愷之

宋考亭曰

宋考亭曰：學更純粹。宣公奏議。數卷論諸事。極盡纖悉。便是經濟之學。藏

綱乙亥十一年夏四月

綱乙亥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別駕。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李充張滂李錡當於贄失勢。怨望動搖衆心。四月貶贄為忠州別駕。屬四

夫拜官不辭

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謂城必因諫

譏之城亦不以屑意

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能執易崔郊等

太子為之營啟乃解

太子為之營啟乃解。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下而極諫也。趨

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

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

已而連呼太平萬歲

已而連呼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

夕相延齡陽城曰

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乃攻城為

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

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按張萬福。茶儒不顯。遂從軍功。仕進終工部

歐陽公曰

歐陽公曰：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

其麻纒兩事

其麻纒兩事。當德宗時。可謂多事。付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

陽城有待

陽城有待。而為

一冊止五頁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四十一

多猜忌信任小人於此之時宜無一事可言而需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延齡陸贄兩事者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而為諫官七年適遇兩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范華陽曰論者或訊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贄若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廢放死無所憾自古處下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狃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胡致堂曰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其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為城未之知陰陽消長之義者光緒之言非可棄之物有子之廷非勸哭之地使上必欲為相延齡雖然論一發正氣凜然陸

何不可故城所為山人處士疎野之態亦未可謂也陸公在翰林諫免於死裝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則城亦未可謂也陸公在翰林諫諍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二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晚有遊乎不可則止之義也

綱丙子十二年六月以賣文場霍僊鳴為護軍中尉○**目**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也此視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綱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特以罷文

陽城未知名
陰陽消長
之義
陽城山人
如七
陽城有文
松唐其不
其漸
悟君必有
其漸

麻即諫用

宰相不能
違拒中人
朕得卿言
大籍

場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陸麻天下必謂爾勝我為之美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

胡致堂曰人心雖有所蔽亦有所明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嘉裴冕有賢公卿誠心足以感格乘其明而啟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終蔽哉

綱以嚴綬為刑部員外郎○**綱**初上以奉天窮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

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菓往往私自入所進總什一二李蕪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

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及劉贄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綱九月以李景略為豐州都防禦使○**目**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

日進凡進
諸道進奉
市恩

日進凡進諸道進奉市恩

行軍司馬以為諸帥。景略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詵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

太原。詢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詵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

曰：非豐州李端公邪？唐侍御史。四員。內供二員。曰端公。遂就下堂。坐中皆屬目於

景略。詵益不平。乃厚賂豐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州

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豐州窮遠。氣寒。士瘠。民貧。景略以勤儉

帥眾。一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綱十一月以韋渠牟為諫議大夫。○**鑑**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

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

延齡。李齊運。王詔。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

綱丁丑十三年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鑑**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

宮市

權傾宰相

坐中皆屬目於

景略

豐州

北邊

人於兩市。及要開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

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

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入將物詣市。

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屢勅使出。雖沾漿膏餅之家。皆撤

茶閉門。○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

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蘓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

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丘瓊山曰：嗚呼！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乃與小人爭分毫之利。甚至白奪

有之。旁觀不平。庶者愧耻。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

豈非永監乎？**袁了凡曰**：後漢襄楷上書曰：天官宦者四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

夫以驅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

此然後食。今以此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歐宦者。

街吏擒以聞。由此觀之。宦者審門閭。謹房室。司昏守夜。供掃除。之後。乃

宮市

張建封奏

撤五列

反去也

○諫官御史

數諫不聽

徐州節度使

張建封入朝

具奏

之上

頗嘉納

以問判度支

蘇弁

弁希宦者意

對曰

京師遊手萬家

無土著

生業

仰宮市取給

上信之

故凡言宮市者

皆不聽

丘瓊山曰

嗚呼

堂堂天朝

富有四海

乃與小人

爭分毫之利

甚至白奪

孝者所以
孝為忠者

○**大學生薛約師事司茶陽城坐**

言事徒連州城送之郊外按唐書卓行傳陽城字元宗遷司業時引諸生

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待者斤之簡孝上以

治民如治

城黨罪人左遷城刺史左猶下也漢法地道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

刑城無字

登觀察使數加誚讓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

家

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

某奉命未候安否耳留一二月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

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

中道逸去按唐書城貶道州時太李諸生何蕃等頓首闕下請留城

獨怪兄弟三人皆不娶以終身

○**丁南湖曰**陽城在道州至順宗立召還而城已卒惜哉拔城以撫字治

所謂無後為大曾不之知非

○**武**○**目城性謙謹雖位**

○**目城性謙謹雖位**

愛國無私
運城私喜

○**目城性謙謹雖位**

以功名終

○**目城性謙謹雖位**

○**目城性謙謹雖位**

○**目城性謙謹雖位**

○**目城性謙謹雖位**

○**目城性謙謹雖位**

○**目城性謙謹雖位**

○**目城性謙謹雖位**

○**目城性謙謹雖位**

○**目城性謙謹雖位**

○**目城性謙謹雖位**

○**目城性謙謹雖位**

○**目城性謙謹雖位**

○**目城性謙謹雖位**

○**目城性謙謹雖位**

○**目城性謙謹雖位**

于頔奏貶
元洪

○**于頔**山南東道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于頔**因討淮西繕甲厲兵聚

欵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刺史元洪賊罪上為之流端州頔復表洪

責大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勅下頔怒已

死

○**于頔**山南東道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于頔**因討淮西繕甲厲兵聚

欵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刺史元洪賊罪上為之流端州頔復表洪

責大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勅下頔怒已

死

○**于頔**山南東道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于頔**因討淮西繕甲厲兵聚

羊祐不融
行備之

○**于頔**山南東道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于頔**因討淮西繕甲厲兵聚

欵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刺史元洪賊罪上為之流端州頔復表洪

責大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勅下頔怒已

死

○**于頔**山南東道奏貶元洪為吉州長史○**于頔**因討淮西繕甲厲兵聚

欵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刺史元洪賊罪上為之流端州頔復表洪

鮮復奏晉為判官上一一從之

剛勇二者不可不察

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似剛而不畏似勇然非實能

天下之勇不可恃

匹夫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然血氣之剛可挫也志氣之剛不可挫也

聖人喜怒在物不在己

胡致堂曰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若人喜怒在己而不在物惟喜怒

若恃強懸鏡川尺度

思斥之爰危則畏撫之宜剛而柔宜怯而勇使德宗知持志之方豈有此患

以李藩為秘書郎

目杜蕙謀代張建封為徐泗節度幕僚李藩過之

杜佑密伊

變杜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

李藩儀度安雅

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邪即除秘書郎

網癸未十九年

貶韓愈為陽山縣令

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

命時為御史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發明

崔遠既以祭官杖流則君子可以見幾而作矣况韓愈為監察御史

陽山之行不必往

歸隱丘園亦何不可之有

網甲申二十年

九月太子有疾得瘖

王叔文

○目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

王叔文

善書俱出入東宮娼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

諸侍讀論及宮市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眾皆稱替獨叔文無言既退太

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太子職當侍膳問安

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

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因言其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

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

韓暉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

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

王叔文

太子不且

非先生

以知此

此楚舜所

胡致堂曰小人之有才者豈無一言之當一行之美顧其大本不正故其餘此堯舜所難而孔子所改也叔文誠讀書知治道豈不知避身之禮乃以奕秋小數待詔供奉使柳宗元劉禹錫以是觀之則豈至迷於不義哉

天子不直
王姓文班
此楚舜所
胡致堂曰
小人之有才者豈無一言之當一行之美顧其大本不正故其餘此堯舜所難而孔子所改也叔文誠讀書知治道豈不知避身之禮乃以奕秋小數待詔供奉使柳宗元劉禹錫以是觀之則豈至迷於不義哉
天子不直
王姓文班
此楚舜所
胡致堂曰
小人之有才者豈無一言之當一行之美顧其大本不正故其餘此堯舜所難而孔子所改也叔文誠讀書知治道豈不知避身之禮乃以奕秋小數待詔供奉使柳宗元劉禹錫以是觀之則豈至迷於不義哉

通鑑趙臣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中天下綱鑑補卷之二十五

唐紀

順宗皇帝名誦德宗太子在位一年傳位太子純自稱太上皇未幾崩壽四十六**○**帝不幸嬰疾奸邪肆志而能委冢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

綱乙酉二十一年八月順宗皇帝未貞元年是歲順宗即位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

牛氏侍左右昭容婦官名九嬪之一漢武帝所置唐因之**百官奏事自惟中可其奏**按范氏謂不能屬宰相以草詔得至禁中遂阻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矣

示有平
天下之
德宗大弊
有三

范華陽曰德宗即位之初銳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四海之內以為不世鎮二曰委任宦官三曰聚斂貨財夫志大而不才小則初欲削平僭叛刻誠御物尊賢使能以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刻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墮瞻瞻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刻官專而國命危貧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以從來者漸矣

王叔文專權中書

伊周等復其門書夜

胡致堂曰順宗自去年九月風瘡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有八矣英睿

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大抵計事叔文依伾

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

書執誼承而行之叔文首引執誼為相已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

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

惘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畫

夜車馬如市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丁南湖曰伾文利其君之昏瘖而弄權一時殊不知君已垂崩此權必

明理識時而忍為之凡文士多遭其溺若班揚之屬皆是也獨惟宗元禹錫以文名世豈不

大赦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蓋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常貢之

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

追陸贄賜城赴京師

德宗十年無赦

陸贄門人以為憂

問漢孔明李必陸贄功禁向如

在東宮

追陸贄賜城赴京師

德宗十年無赦

陸贄門人以為憂

問漢孔明李必陸贄功禁向如

在東宮

追陸贄賜城赴京師

德宗十年無赦

陸贄門人以為憂

問漢孔明李必陸贄功禁向如

在東宮

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惜書未至卒○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群臣

以微譴逐者不復叙用至是始得量移追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

追詔而卒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為明州長史及贄貶吉甫徙刺忠州贄

門人以為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遂與深交吉甫栖筠之子也

韋臯屢表請以贄自代不從

胡氏曰十年不赦美政也而德宗之不赦禍

唐荆川曰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鍊故其經綸參贊之業不出戶庭

疎鹵求其繫國之輕重如孔明李泌陸贄之徒則其於道雖未盡而本

於道而竭其才之所及亦往往開誠而不欺恬澹而少欲其於道雖未盡出

無以杜佑為度支等使王叔文為副使○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

則可以結諸用事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先令杜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

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

范氏曰杜佑以舊相不耻與小人共事而為之用其可耻也夫

綱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初名淳更名純百官覲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

泣者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

遷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監國執

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豁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

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贄待讀使

替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

事贄懼而出質即淳也避太子名而改之**案考**按唐書陸贄明春秋師事趙瑗盡傳二

胡致堂曰陸淳有功於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乃因太子之怒不對

陸淳有功於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

今世之事泰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淳學不洽心不自正是以罔知所對耳

綱賈耽鄭珣病不視事**目**耽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故事

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直中當

以故事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懇赧起迎叔文就閣語良久叔文

索飯執誼遂與同食閣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珣獨嘆曰吾

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

文等益無所忌

范華陽曰賈耽鄭珣為相碌碌無補然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耻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綱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目**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

驚曰叔文日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

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綱章臯表請太子監國**目**臯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

太子監國

唐貞宗二十五年

三

均緩意與
皇同
章皇凌伸
正議
章皇有功
松唐

庶政。又上太子牋請奏聞。王叔文等過惡。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荆南裴均河東嚴綬牋表繼至。意與皇同。而邪黨震懼。

發明 章皇功業素著。遠伸正議。既而諸鎮效之。未幾太子監國。而宗社奠安。有功於唐多矣。

八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為開州司馬。叔文為渝州司馬。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

韓昌黎曰 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藝術。善隸書。德宗工於詩。每賜大臣奉天賦。此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德宗在位歲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倖臣如裴延齡。李齊運。常渠。暉等。因間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諍。故卒不任。延齡渠暉為相。當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綵服。靡宮人引舟為權歌。絲竹間發。德宗權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為對。每於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手寢疾。殘虐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

天子陰受其賜

太子即位。是為昌胤。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名耳。所以春秋不書。

獻朕所寶惟賢

祥祥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

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臯卒。南康隋之郡。今贛州府。臯副使劉闢自為留

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徵為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被唐書。臯善刑士卒。厚恤其民。

臯沒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十二月以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之乃以為東川節度使。○闢始令史官撰日曆。○自

從監脩國史。帝執誼之請也。書法。志時相之姦也。日。胡致堂曰。季義府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仗後事。姚壽又令宰相撰時政。政而潤色焉。爾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黑白。故此數人之惡。至今不泯。有志於垂名竹帛者。自脩而已矣。

天下有公是非

憲宗皇帝。諱純。順帝太子。在位十五年。為宦官陳弘等所弑。諱言不感。群議卒。叔成。功。唐之威令。幾于復振。足為中興之主。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惜哉。

丙戌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監闢既得旌節。志益

監闢既得旌節。志益

唐憲宗五年

林蘊忠烈
黃裳請討
劉闢
問杜黃裳
請討劉闢
專以高崇
文將兵勿
置監軍使
何如
高崇
略可用
黃裳請以
法制藩鎮

驕求善領三川三川謂東川西川山南西道也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梓州州名屬四川道
推官林蘊前田力諫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
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頭豈汝礪石耶闢曰忠
烈士也乃黜之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
杜黃裳獨曰闢狂顛書生顛降取之如拾芥爾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
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戊子命高
崇文與李元奕嚴礪同討闢上與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
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物故謂死也言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死但云服用之物已故耳
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旌鉞
旌者旄幢也鉞者大斧也行節制者持之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先振舉紀綱宜稍以
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闢以
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啟之也劉闢陷梓州執節度使李康二月嚴礪後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

憲宗處置
得其理
憲宗中興
氣象

發明憲宗承統之初劉闢反叛帝能所用杜黃裳之策專命一將不置
既簡且明則知憲宗中興之氣象有自來矣

帝王勞逸
得失何如

明主勞於
求賢而逸
於用人
虞舜所以
無為而治

論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
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故不可自暇
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
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
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
衡石程書秦紀以衡石程書日夜有程注云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箋請稱以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得休息魏明帝
自按行尚書事魏明帝一日猝至尚書門陳矯跪請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尚書事
隋文帝衛士傳餐隋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晏皆無補於當時取議於後
未其耳目形神非不動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上深然其言杜黃裳知帝
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執操綱領得其要則

憂勤所以無為

無逸入君之法具

策試制舉之士

理障蔽揚

以保身

君子括囊

元隨請復正牙奏事

胡致堂曰

黃裳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必有其事苟無其事何所憂勤

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誥救誨而無怠朝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夫民之疾苦而無怠書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遠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而無怠夕矣而文無淫逸遊畋有銘戒箴諫又有賢妃淑女警戒相成味爽不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程書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之謂也稽無逸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於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悅沈傳師出焉

胡致堂曰

制策亦以空言取人必深詔中外精求多聞有學行者勿

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諫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得無亂乎因條奏請以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早擇脩正之士輔導諸子上頗嘉納之

○初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踈斥在外及師古疾篤請判官高沐李公度曰我死子必奉師道為師二人從其言又之朝命未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塩法奉表京師杜黃裳請果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留後

憲宗不用黃裳良計

李巽理財

一年所入類是之多

高崇文平蜀

胡致堂曰

因幾而制與夫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憲宗不用黃裳良計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也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以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九月高崇文克成都名府擒劉闢送京師斬之○鑑崇文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奔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

寓等追及擒之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

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并獲其黨誅之餘無所問從容指麾

胡致堂曰

送京師并獲其黨誅之餘無所問從容指麾

六

謂以手披一境皆平。崇文既擒闢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納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畧，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胡致堂曰：人臣之義，有功不處，非苟為避讓，理固當然。在禹則曰：不自公則曰：予小子日非克有正，位不祿。在商則曰：滿招損謙，受益在周。則曰：善則歸君，過則稱己。臣何力之有焉？能如是，在已不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忌惡之心，故曰：臣何力之有焉？處功名之正法，非詭對也。王濬不知此義，披襟獎詒，曠關多矣。

微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目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書法。不書不至，何譏渤也。以帝為可與言，數不當不至，不至矣。是不遺其意。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胡致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竄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劉玄德枉駕於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尚論二字，實本孟子詩景行行止，註景謂景慕其行也。胡氏所論與孝經義同。

取筆疏三十餘人
時稱吉甫
為得人

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空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均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君子之高致

胡致堂曰：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志纖芥之憾。於裴道。而不愛其相。策可少警哉。

夏綽留後元年。拒命兵馬。使斬之。揚他力。反恐懼貌。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則朝求止。則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謀反。冬十月。左右執錡。械送京師。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垪。李絳上書。以為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

歎久之。即從其言。

四月。以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為邠寧節度使。崇文在蜀。暮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故有是命。

單其地
崇文豈敢
自安

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洛。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直。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洛。上召令還。從史不即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綱議。敕從史歸上黨。繼徵入朝。綱乃世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之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賊族有餘矣。然綱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縉紳之論。以綱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忘前。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書法。書擅何謀意也。從史之請。非誠也。而

盧從史擅
出兵屯邢
洛

綱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洛。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直。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洛。上召令還。從史不即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綱議。敕從史歸上黨。繼徵入朝。綱乃世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之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賊族有餘矣。然綱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縉紳之論。以綱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忘前。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書法。書擅何謀意也。從史之請。非誠也。而

鄭綱佳士

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書法。書擅何謀意也。從史之請。非誠也。而綱上又問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二人以傲

非卿言
誤處分

上達什無

其餘如何對曰此非陛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書慶夜思度達各反朝則暮滅比得上達什無本傳云如欲陳十事俄而失五六及將故入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按丘文莊曰李絳此言非但以破儉人之諱亦使其君知諫臣之難也如此憲宗聞其言

庶幾二祖

上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貴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則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紳

憲宗從諫

如轉圜人君莫大於善易胡致堂曰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初欲誅謫諫官及聞李絳之告乃命宰相以事當面論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方虛志方銳故善易入人君之賢莫大於善易入憲宗上有文皇從諫之效近有德宗悞諫之失故其心易於納善可謂知所監得所法其中

亦直乎

以白居易

禁中上悅之故有是命按唐書居易於文章精切最工詩士人爭傳初與元稹酬來故號元白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

李吉甫撰

元和國計簿上之戶稅比天寶四分減三兵給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吉甫可錄

書法吉甫心迹未為純臣然訪裴垣以人物上國計簿使人主知艱難皆可錄之善也

存小信

中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餽遺學士裴垣李絳奏救使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中丞盧坦奏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闞濟美違赦進奉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垣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存小信

存小信

柳晟閻濟
羨中其所
欲
憲宗之榮
不終

胡致堂曰柳晟閻濟美之敢違敕令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使
而嚴加黜貶然後足以示懲今但歸所進於有司憲宗之業不終於此
亦可見其微矣

綱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目**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
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揚於陵章貴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
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學士王涯之甥湜與裴均覆策而不自言上不
得已罪均貶賈之等官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

吉甫於是
不弘

書法言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何說也何說以直言極諫名之而惡其直
言極諫不惟久不使調又因以罪考官吉甫於是為不弘矣

姚南仲位
在此
南仲不交
權倖

綱以裴均為左僕射盧坦為庶子○**目**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中
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
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南仲肅宗時人坦尋改右庶子

教人皆
之人望

目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務而遭斥逐揚於陵等以收直言而
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廢于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

上時之臧否者也陛下何悉疎棄之耶

為理先正
其心

綱以裴均同平章事○**鑑**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
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擇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均
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
均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均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

下南湖曰裴均以正心為諫始灼知憲宗之始終乎蓋人主興亡係一
惡賢以召殺身之禍然則均之
先見誠可謂宰相之表表矣

裴均定稅
法

鑑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
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謂民輸本色準及均為相奏天

江淮之民
稍蘓息

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
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蘓息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

裴均賞
官

得失均獨賞之

賢相愛君
之至
裴均忠於
事君
獨有不私
故人

范華陽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諍為已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諫其君
此愛君之至也不賢者反是若裴均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

負相之職

裴均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請之均資給優厚從容款
狎其人果間求京兆判司均曰公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
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瞳子也不妨得之均則必不可

范大史曰舉能其官惟兩之能此固宰相以人事君之道也均操進退
與之治治有自哉

憲宗遣使
賑卹

己丑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宣慰使卽敬等賑卹之將行上戒之曰
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期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

卿輩且識
勿效孟陽
飲酒遊山

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潘孟陽登博學宏詞科唐元和初除鹽鐵轉運副
使詔傳驛視江淮財賦并察諸略治否孟陽所至

丁南湖曰苟變之材而食民二鷄子遂為備候所斥馬周之賢而食民
雞頗多且為小吏所訟潘孟陽不才也不賢也而飲酒遊山

李藩批勅

鄭絀罷以李藩同平章事○**藩**給事中制勅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
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勅裴均薦藩有宰相器上

李藩有宰相器

擢為相藩知無不忠上甚重之

胡致堂曰裴均賞論事諫官喜批勅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均何以能爾
觀其生言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均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矣

袁了凡曰李藩為給事則批勅為宰相則
金詔吁憲矣然世安得此風乎

憂先於事
故無憂
憲宗勤仰
民隱之意

自閏三月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
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
皆且禁絕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
而憂無救於事發明元和之初政事清明故南方旱飢隨即遣使賑卹至
是又以蠲租等事詳列于冊則動恤民隱之意為何

詔贖魏徵
故第賜其
家

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

魏後有致治太平之功

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勅有司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師道乃禁質賣發明魏徵輔佐文皇有致治太平之功不幸子孫貧屢負其故廬之者殊未之聞也憲宗雖能因居易之言贖而賜之然所以錄用其後而賑卹

綱立鄧王寧為皇太子李絳等奏也四月山南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

目均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首進銀器李絳白居易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付度支尋密論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胡致堂曰任宦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格矣不去病源而徒飲藥何益哉

綱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葉玉士直死欲自

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均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

覆盆止臘天下之治可望王武俊有功於國

李真父曲月破宋滔

陛下前許師道許谷也元年李師古卒其弟師道自立杜黃裳為留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

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自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今為真自

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慣習謂習熟也不以為非况承宗已總軍

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范陽劉濟魏博田季安易定張茂昭淄青李師

道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董勛未可輕議也

綱六月毀安國寺碑樓○吐突承璀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勅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酌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

自表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

豈所以光聖德耶上命多用牛曳倒碑樓發明承璀欲立碑頌德憲宗既

之惟恐或後此亦可謂改過不吝者

憲宗改過不吝

綱監南

獨至藍田
與別

徐晦不負
楊臨賀

李絳請討
淮西

用兵河北
請討淮西
何如

征伐當書
成府帥
以中官為
制將都統

綱七月貶楊憑為臨賀尉。○時中丞李夷簡彈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

尉。憑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

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裳，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

別？後數日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監時吳少誠病甚，李絳等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非不同，四旁

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

征討，願赦承宗以收鎮冀之心。鎮冀二州名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申州今

監冬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命桓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以左神策

中尉吐突承瓘為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

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專令中使統領者也。

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不聽。

因李安取
堂陽

綱十一月田季安取堂陽。縣名屬巨鹿郡今改順德府○時季安間承瓘討王承宗

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之

奈何？其將請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譚忠幽州牙將使魏知其謀曰：往

年王師取蜀取吳，美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伐魏伐趙，不使耆臣

宿將而專付中臣，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

先碎於魏，則必耻且怒，再舉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如之何？忠

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障遺魏

一城，特以奏捷，則魏之霸基成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綱庚寅五年正月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拔饒陽東鹿

綱吐突承瓘討王承宗，戰不利，後罷為軍器使。

綱貶元稹為江陵士曹。○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御史元稹奏攝之，擅

了九綱監南

唐憲宗二十五年

十一

傷面上復引積前過貶之李絳崔群白居易俱救積上不聽

元稹忠直
劉切
憲宗不能
長育八林也嗚呼
豈非人君之監與

胡致堂曰

元稹論事忠直劉切一為內侍所辱憲宗從而重譴之積經折挫不克固守遂與賢人君子為讐敵自毀亦由憲宗不能

七月五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

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久無功制洗雪承宗前削其德
棟二州今

復與以為成德軍節度使悉罷諸道行營將士

綱以權德輿同平章事綱上問宰相以為政寬猛何先德輿對曰秦以

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安謂

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按本傳德輿對曰唐家承隋苛虐
以仁厚為先故天寶大盜竊發俄

綱十二月以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綱元膺嘗欲

夜登城門已鎖守者不為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誰辨真偽雖中丞

亦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為重職

綱以李絳為中書舍人綱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閱月

不賜對李絳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

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

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

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

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唐書贊曰

晚亦不衰當宗閣時權勢震撼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

高而積中道微險得宰相名
均望淮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綱上嘗欲遊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綱嘗

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

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

遊獵中山
李絳必諫

綱監南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李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隍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財爾。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李絳言人所不能言
胡致堂曰：三鎮不臣，河隍淪陷，誠天子憂責，無乃德有未修，政有未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未盡去乎？四者誠備，非難事也。汲汲聚斂，適為累耳。絳若用是開憲宗，或可少藥其惑乎？

此古人之明戒
○**辛卯六年二月**，李藩罷為太子詹事。○**上**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等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李藩之論甚正
胡致堂曰：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曰：念始終典于學，殿德備明覺，誠使知學為王者事，異端何入耶？
○**上**問李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在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臣不敢踵此弊也。○**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眾，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於是命段平仲、韋貫之、李絳同詳定。

○**九月**，梁悅報仇殺人，杖而流之。○**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勅復雙，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仇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卑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

其指。○**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指。

李絳

其宜而虜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

綱以李絳同平章事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

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鯁古杏反骨疆四肢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鯁鯁與鯁同數爭論於上前

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上御延英殿延英殿在陝西西

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共不血木不刃不刃猶言

軍旅之家給人足賈誼猶以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

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戎腥羶近接涇隴二州烽火屢發加之水旱時作

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

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直宰相也上嘗問宰相

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

他人是使奸人得乘間美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

德宗之過知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德宗不信宰相

人臣當犯顏苦口

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疆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

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李吉甫又嘗

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

未震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

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始皇父子乎上曰然目後旬餘于頔入對

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奸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

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胡致堂曰吉甫太平為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喪邦者也夫聖王憂其

樂是務則樂未畢而憂及之矣李吉甫對君之言曰天下太平宜樂是導君為惰場之流也

丁南湖曰又曰人臣不當疆諫是自處以馮道之徒也極筠以劉直著

壬辰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絳惡其為人出為鄜坊觀

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李同上曰朕諳李絳必不爾明日

李絳不私同年

聖王憂其所當憂

王者尚德不尚刑

問李吉甫李絳論賞刑何如

賞罰人主之二柄

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疆諫

李絳不私同年

壬辰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絳惡其為人出為鄜坊觀

許李同上曰朕諳李絳必不爾明日

宰相學未受任

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侄之中。猶當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

王守溪曰

義方媚事承雅。固為可斥。然許季同者。仕為西川常臬。府判官。遇劉闢反。棄妻子而歸。則其為人亦非厚德君子。而李絳乃奪義方之官。以予之。謂絳無私於同年。不可也。然其言宰相之職。量才授任。若避嫌而棄才。是為便身而非公也。此則正人之論矣。

崔詳說直

翰林舉動皆為故事

綱四月以崔群為中書舍人。○目上嘉翰林學士崔群謹真。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群連署。然後進之。群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延英殿為理之要

綱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甚。反。晚也。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綱秋七月。立遂王。相為皇太子。

李絳策論魏博

綱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更奉真詔。以興

田興為節度使

為節度使。田季安卒。諸將立其子懷諫為副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今懷諫乳臭

子。言其稚穉。猶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

俘囚矣。既而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衆皆憤怒。拜田興推為留後。興

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太。守朝廷法令。申版籍

申請也。版籍所。以收戶口與地。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

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

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果此際。推心撫納。待將士表請節鉞。節長一

尺。二寸。凡為使者持之。秦漢以下。改為旌幢之形。鉞大

斧也。節鉞必上使之者。示征伐自天子出也。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

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上從之。以興為魏博

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綱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綱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露

士衆無不鼓舞

李絳請遣中使宣慰

卿揣魏博若符契

九制監補

唐憲宗二十五年

十一

李絳請
賜以安
傳

軍士歡
如雷

度為田
陳君臣

徒受降
城于天
德軍

王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剗空胡反。剗也。傾叛亂之巢穴。不有

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

緡以賜之。乃遣魏博宣慰使錢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

受賜歡聲如雷。成德交軍成德軍名交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偃

疆者果何益乎。偃音屈。屈疆者疆度為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與聽之終夕

不倦。待度禮極厚。

范華陽曰。德宗可謂知所取與。能善用謀矣。然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

之以德而臨之。雖穆宗御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况不懷

之以兵乎。

癸巳八年。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書法田興也書賜名予

丁南湖曰。田弘正者。季安之同宗。藩鎮之賢傑。憲宗特賜此名。所以褒

朝廷。乃遣子助討吳元濟。及討王承宗。文討李師道。元和中和。此是為

功臣之魁。碩矣。及其卒也。父子皆為賊所害。惜哉。

六月。徒受降城於天德軍。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李吉甫請徙

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積石據

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也。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礪磧。

烽候不相應。接廣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感國二百里也。上卒用吉

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書法書徒何非所徙也

甲午九年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絳屢以足疾上嘗於延英殿

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

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

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

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

逃之。上曰。正如卿言。

丁南湖曰。李絳之事。憲宗允八年。忠謀直諫。贊成中興。而帝之寵信。殆

亦明良之奇。遇奈何。帝以絳之惡。承權也。乃罷絳。而召權焉。

絳也。一言北虜之憂。二捕承權之僕。三諫遊獵之弊。至事穆宗。而抗言

朝廷自有
典刑

李絳不
避故

九國監南

唐憲宗二十五年

十八

李絳論朋黨

君子與君子合

三黨存亡

一字可以空人之國

震宗有意於治

以李絳為袖策中尉

李絳可謂大臣

深之失語默之宜

宗元請以柳易播問柳宗元以柳易播何如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

胡致堂曰君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行以氣節以議論窮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以邪惡以恩私以勢利窮則相疎達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桓靈與中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繫宗社存亡使天下震動者也其果小人耶抑君子耶夫小人憎君子然欲一一而罪之則君子飭躬勵操鮮可瑕疵惟以朋黨目之則人君之暗惑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舉網竭澤之喻焉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昇皇甫鏞則不之疑蓋絳度數諫昇鏞順從乃自陷於黨此而不自知也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心不違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倦之失也

以吐突承璀為神策中尉初上欲相絳先出承璀為監軍乃絳罷上召還之復以為左神策中尉

范華陽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言信於君行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知是何以為國之重哉

李絳字深既罷相因勸上與回紇為婚不聽胡氏曰李深之不惟暗華夷之辨亦失語默之宜矣

閏月彰義節度使彰義淮西鎮名今河南汝寧府是也吳少陽卒蓋其子元濟喪自領軍務十一月以李光顏為節度使嚴綬為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制剝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

乙未十年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目上惡

五叔文之黨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愛得禹錫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

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

九國監輔

裴度愛我終切

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按唐

書禹錫恃才而廢補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悅節尤精與白居易易酬復頗多居易常推為詩豪

大夏成則其名其功

宗元善為文常作梓人傳以為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群木之材規棟宇之制指麾眾工各趨其事大夏既成則獨名

其功受祿三品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

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

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術能矜名親小勞侵眾

郭橐駝傳

官聽聽於府庭按聽當與斷通漢書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辨爭貌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

天全而性得

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善種樹其言曰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

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其時也君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全而性得矣

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之甚者爪

此其文之有理

其膚以驗其生枯播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望之故不我若也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

此其文之有理者也按唐書宗元少嗜進用功業可訖既坐廢遂不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從宗元

考者經指授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是

月上遣裴度請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

諸將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上以裴度為知人

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

韓愈論淮西事宜

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愚按韓退

惟斷乃成攻之當時盜殺元衡擊裴度襲東都焚栢崖倉及河陰轉運院

獻陵寢宮未巷斷建院門戰則盜賊之竊發恣行甚美討之四年不克師

老財饋使非憲宗之斷任度之專未有不撓於衆議而沮厥功矣嗚呼退之所云豈虛語哉

乃成

朱考亭曰韓愈作平淮西碑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亦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時有以斷而敗者唐德宗是也以其剛愎不明不納人言耳惟憲宗知賊之不可不討裴度不可不任若使理有不明胸中無所見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新上看而遺其前後左右殊不濟事

胡致堂曰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動儉願治而以優柔不斷及召袁

符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諸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皆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惟明乎實理則如冬裘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其實理而慕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

盜殺武元

元衡足當大臣之職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監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替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昧旦入朝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顛骨而去顛骨都反又擊裴度傷其首度擅帽厚得不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瑛明元衡身任討賊之責不以浮議為之動操誠足以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忠肝義膽直與天地相為終始者也

丁南湖曰元衡詳整任職堅毅有守拒上叔文之構黨。李師道之發難於賊手誠為死忠首領

以裴度同平章事一人足破二賊

以裴度同平章事。監或請罷度官以安恒軫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指王承宗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

元膺意氣自若

李師道遣兵襲東都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眾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

光顏以身許國

九月以韓弘為淮西都統。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遺李光顏一美婦人光顏辭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賊同

九國監補

世皆謂李愬提孤軍入蔡縛賊為奇功殊不知光顏於平蔡

戴日月死無二矣按唐書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為用師皆勁悍常為諸軍鋒故數立勳

唐書曰世皆謂李愬提孤軍入蔡縛賊為奇功殊不知光顏於平蔡能乘機構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愬曷能奮哉

光顏於平蔡為奇功

綱丙申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為河東節度使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

范華陽曰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恒冀併力平之

弘靖有大臣體憲宗失之於弘靖

綱三月皇太后王氏崩

綱夏四月司農卿皇甫鏞伯各以兼中書權度支始以聚斂得幸

勝負之家之常

綱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大敗於鐵城鐵城山名在湖廣德安府城北七里山有石如鐵故名之僅以身免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豈得以一

之言

將失利遽議罷兵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綱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後為河東節度使○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

京兆為筆

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筆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

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汝曹須作意

綱丁酉十二年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鄧節度使愬李晟之子唐鄧隨三州名淮西

淮西輕愬不為備

人自以常敗高袁二帥指高霞寓袁景師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愬不事威嚴

不愬謀襲蔡州遣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

戰擒之愬命釋其縛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眾據文城柵柵寨也立木為之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治為

之謀主也光治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治則秀琳自降矣戊申

士良請腐
光治

取蔡非得
李祐不可

三人不能
勝眾口

李祐
李祐

取恒冀
李祐

士良擒光治以歸。三月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愬慰勞之。降其

眾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愬與秀琳謀取

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會祐帥士卒刈麥

於張柴村。愬使廂虞候史用誠擒之。愬待以客禮。士卒不悅。乃謀言祐

為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下欲平此賊耶

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眾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

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

五月罷河北行營。自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

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

先取淮西。侯淮西平。果勝取恒冀。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行營。

胡致堂曰。謂憲宗能用張弘靖。韋元之。言專意淮西。任裴度以協謀。共

福極之。戒河北叛臣。固將欽此。所命也。其有不。服。後武震以攝威之。

蓋不止成德可平也。發之甚銳。罷之無名。為賊所輕。傷重亦大矣。

裴度獨無

與賊俱生

七月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諸軍討淮西。四

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

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

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爾。若臣

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六月以度兼彰義節度

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

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

丁南湖曰

朱子嘗言。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子

原質所謂竭力當為者也。裴度之成就如此。而亮逃之敗亡如彼。信乎

不可僥倖矣。君子勿以成敗論豪傑哉。

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愬將攻吳房。以其封吳故名。吳房諸將曰。

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言不料我

綱鑑補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三

李用義蔡州

綱冬十月李翹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監時李祐言於翹曰蔡

之精兵皆在河曲河胡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羸倫為可以

乘虛直抵其城北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翹然之。○遣堂書記鄭泚曰

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翹等夜至張柴村夜半雪甚行七

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鶩鴨池鶩鴨池即懸鵞池也在汝南汝寧府城北門外翹令驚之以混軍聲

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翹至

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為坎以先登雙厥縛反壯士從之

鷄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爾

曉當盡殺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聽於寢聞翹軍號令曰常侍傳

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

救爾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翹降

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

李翹指降

李翹山

元濟於城上請罪縶而下之檻送京師不戮一人屯於鞠場以待裴度

度入城李翹具饗韃出迎兵甲之衣曰韃韃言閉藏兵甲也裴音

美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翹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

敗於朗山而不憂翹嘗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恨翹獨喜朗山在勝於

吳房而不取翹攻吳房或勸翹果勝攻其子城可拔冒大風盛雪而不止

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論也敢問其故翹曰朗山不

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

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信矣夫視

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

皆服翹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丁南湖曰李翹所論用兵凡智將皆能之而其所以成功者有二焉夫

此其所以成功

李翹論用兵

丁南湖曰

而彼獨拜迎賈度以敦其讓蓋李晟乃仁義之將而翹為其子故家去

流傳如此况翹之籌畧尤有克肖乃父者乎

裴度入蔡州○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

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

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煇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

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范華陽曰裴度伐叛柔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其

誠之效與非待物以誠之效與

十一月上御門受俘斬吳元濟○竊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

之威虐不能自拔父而老者羸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雖居

中土其風俗備矣猛古過於夷貉故以三州之眾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

四年然後克之

范華陽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新將

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

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慎其所以守之者哉

袁了凡曰裴度能聖天子詔韓愈撰平淮西碑愈以吳元濟之平山亦相

文大志作力推碑僅傾險者再三吏執以聞帝訊入蔡本末改命段文

昌撰碑文夫將相之致懸矣功人功狗亦切喻也夫復以信越之百戰猶不

得此績於蕭何况是舉也度既以謀贊天子之功非特事體固亦事實彼翹

身履行陣又非特指示戰國郵忘之妻與客所以美忌於城北徐公者

妻之訴與烈士之念正戰國郵忘之妻與客所以美忌於城北徐公者

是亦安足信而何憲宗遂入其說耶蓋淮蔡之後一臣外皆曰不可大官

而愈方盛叙憲宗之斷且曰皇帝應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不可大官

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則唱聲和附若益不樂故羣言鑄詆而帝亦不能

堅其信矣然當時非阿跌氏當賊衆於泗曲則翹亦不能乘虛而罷蔡

城而愈且欲請精兵千人間道以入蔡使翹師稍緩則夜半之功且出

一書生矣翹安得自矜其白額承耶然翹知上下之分者是後也出於

妻與宰之私而成牙二三臣之唱和不

知其適足以敗翹而累憲宗之盛德矣

賜李翹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目翹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

百五十員上不悅曰翹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

遂留中不下○以李祐為神武將軍

李翹有奇功

人君慎其所守之

九國監甫

唐書卷七十五

三五

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戊戌十三年春淮西既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說之納質獻

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沂州今山東兗州府密州今諸城縣屬山東青州府

海州今屬淮安府龍首池今陝西內苑起承暉殿土木

寢興美裴度等切諫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不聽

朱沛國曰滄海之大杯潦不加溝壑之盈一雨輒溢人之器量小大猶

之餘九夷八蠻通細行之務猶故也六服羣辟承德逸欲不生猶昨

也先王覆成功之後類皆如是晉武帝平吳而愈隋文帝平陳而驕唐

憲宗定淮蔡而後是與雨集賦滄流泛四出何異哉當是時李師道友

覆不臣猶未之計也王承宗再討不服猶未納款也劉惔尚未入朝吐

蕃猶未息飛天下之事不滿人意者其類尚多夙夜祗懼猶恐不給今

於一役僅成之後不得正終

綱李勣罷為戶部尚書吐突承璀引勣為相勣耻由宦官進至京師

固辭相位

綱復四月王承宗納質請更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也布衣栢者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

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曰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為質及獻

德棣二州德州今屬濟南府棣州今屬武定府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

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

以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

殆天誅也兄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頂

史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中深為公憂之總泣曰

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詔洗雪其將士復其官爵

綱李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秋七月下制罪狀師

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宣武軍名今河南開封府魏博

名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武寧軍名今直隸徐州橫海軍名今直隸河間府滄州縣藩鎮名今直隸大名府義成軍

徐州橫海軍名今直隸河間府滄州縣

起承暉殿

龍首池

滄海

朱沛國

憲宗

李勣

相

承宗

德棣

亦說

以為

殆天

史忘

聞先

綱李

道令

宣武

魏博

義成

武寧

橫海

兵共

討之

藩鎮

李夷簡可謂君子
李夷簡屈於裴度

度使。目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

胡致堂曰

李夷簡可謂君子矣無是已非人之心於逐楊憑取徐晦見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

綱八月以皇甫鐔程昇同平章事。時淮西既平上寢驕侈戶部侍郎

判度支皇甫鐔衛尉卿監鐵轉運使程昇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

是有寵是月鐔以本官昇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

駭愕至于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

慶復上疏以為天下治亂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所可惜者淮西盪定

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

處置得宜能服其心爾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

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由是鐔益無所憚程昇亦自知不合眾

心能廉謹護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

傳云帝銳於立取宰相中興之不終有為而然

天下治亂繫朝廷
裴度在輔相
朝廷處置得宜
程昇不敢知印秉筆

范華陽曰

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歡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而不克何為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

裴度可謂知言

目上嘗語宰相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

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

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綱十一月以柳泌為台州刺史。天台山名在浙江天

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鐔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泌

居興唐觀煉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

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

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胡致堂曰

憲宗信方士求長生其臣不能友覆深切極論人生不可益言宜其不能回其君之惑也漢武喜方士妻之以女矣豈以古嘗有是而可為乎憲宗徒以強辨壓其羣臣而不稽其理曾未幾時金丹所作

人臣當力為善
君子為徒謂之同德
以柳泌為台州刺史

憲宗無窮之求監

彈怒取禍豈非無窮之求監哉

綱已亥十四年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刺史。鑑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遣中使帥僧眾迎至京師留禁中二月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唯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夫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宣政禮賈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感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之付有司

韓愈諫迎佛骨

貶韓愈為潮州刺史

按諸水火求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將加愈極刑裴慶崔群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愈為潮州刺史

發明

憲宗號為剛果而所為若此者由其聖學不講素無理義以養其且保佛亦無如之何則其妄誕之說踴然矣韓公表諫幾致極刑要之排斥異端正議不屈讀之深慙猶有生靈也

真西山曰

按後世之主之謂佛者大抵微福田利益之報所謂以利心後之人主事佛而天促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而憲宗佛之悟也方是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仙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期年其效乃耳福報在哉

宋沛國曰

楊墨之學不見於後世說者皆曰孟子之功也而韓愈論秦力能存什一於千百固不能使之息滅也釋氏後人言最宏濶其罪福報應之語既足以鼓惑愚鄙之人而其見心明性超出器形之論又足以指溺高明之士其徒坐食冗費既足以耗蠹海內而斯民之附影志本背親又足以幻亂風俗比楊墨之禍不啻數十百倍也晉宋魏

孟子存什一於千百

韓公正議不為猶有生靈

獨韓愈一
人
一表忠諫
有餘
節愈功齊
孟子
老莊與儒
者爭衡

韓愈排佛
老
論難空有獨愈惡其靈財惑眾

六經之文
為諸儒倡
愈所得
出於正

其間自此
五
韓愈道
泰山北斗

明唐兵三
交何如
唐文苑然
為一王法

韓愈所能
者天

梁陳以來為論排之者雖未嘗絕其究心竭力終其身而不之置獨愈一人而已愈之用心懇切固見之與孟簡一書而其精微詳備善著本末之論於原道序文暢見之佛骨一表忠諫有餘釋氏之禍雖不以愈言而息然天下知其非是而著論者自愈之後益眾史氏謂功齊之誰不信然

鑑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普采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於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

論難空有獨愈惡其靈財惑眾靈音如虫食木為蠹蠹財者言耗竭也故力排之嘗作原道

等篇行於世云按丁奉曰韓愈為陽山令有愛在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及刺袁州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備得贖所後歸之父母七百餘人是功在愛民也奏言淮西可平之狀力勸憲宗執斷勿惑群議遂為行軍司馬輔佐裴度平淮西及王庭湊作亂穆宗詔愈宣撫衆皆危之而愈至賊庭大聲教言開諭即散庭湊之兵是功在平亂也論者每以愈之文章而掩其功業故贅錄於此云

本傳替曰唐與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毒理混奔天下已定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治荒別蠹薰醜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元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其道自此孟軻以荀况楊雄為未醇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恤孤矯拂媮未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為怪神愈獨謂然

引聖爭四海之感昔孟判拒楊墨云孔子終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唯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育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畫胡媧反亦作蛙

文藝傳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公江臣稍厭雖承系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齊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唱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牾晉魏上軌漢周唐之文苑然為一王法

其其極也若待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諫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其可尚已○王楊即王勃楊炯然許乃張說蘇頌

蘇東坡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為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綱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鑑李愬田弘正屢敗師道兵師

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鄆音渾塹七艷修守備後及婦人民益

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勒兵捕師道與其二子斬之首送弘正營弘

正大喜露布以聞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听也每戰克欲使天下

青悉平自廣德以來廣德唐德宗年號重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

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裴度纂述蔡邕用兵以來上

之憂動機略獻之請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范羊陽曰憲宗有功而不矜豈不賢哉而不能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

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按丁南湖謂帝於蔡邕甫

平而驕侈即肆豈真不矜不伐者耶蓋欲沽其譽耳范公此言不亦逐

帝之矯情乎

胡致堂曰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諛說者所為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

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又載用兵以

來上心憂動則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

有匡救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

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

縣令之權彘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以一州獨反

也臣所領德隸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

其後河北諸鎮惟淮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置得宜故也按唐書史臣曰

仁以待下淮蔡之役勲亞光顏

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鑑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鏗之黨隆擢之

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

皇甫鏗

鏗專以培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

儒衡上疏言之鏗自訴於上上曰卿欲報怨邪鏗乃不敢言

自史館修撰李翱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

以武功定海內若遂單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

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

弘正露布以聞
問裴度纂述蔡邕用兵以來上
之憂動機略獻之請付史官
不矜
憲宗有功
裴度纂述
主德
循常事而
寓忠智
裴度實有匡救

刺史領諸道支郡兵馬
問烏重胤
去病史領
兵詔諸道
支郡兵馬
令刺史領
之其法何
知
重胤處置
得宜
武功文德
皇甫鏗

六者故之
根本
所以

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
不為其易乎

獨澤無魚

綱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目渤使陳許還陳許二言臣過渭南諸縣人
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隣致
驅迫俱逃聚歛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絕計不
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同天正之
降者天
下之福

綱貶裴濟為江陵令○目柳泌至台州驅吏采藥歲餘無所得懼而逃入
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鏞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
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璘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
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
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伺候權
貴之門以天言自衛苛伎譎眾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

張濟諫服
金丹

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熱有毒又益以火氣始非
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
辨矣上怒貶濟

玄宗先理
後亂何如

用人所繫
非輕

綱崔群罷為湖廣觀察使○鑑初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
崔群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稱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
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
為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
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杜稷無疆之福皇甫鏞深
恨之

丁奉曰

崔羣者陸贄所舉士也憲宗嘉其黨言因詔學士凡奏議持羣
一言侵鑄帝即相鑄以疎羣蓋帝昨已召承瓘而罷李絳至是則用姦

范華陽曰

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
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崔群至言

之謀習熟矣

綱唐子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鑑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暉於粉反為太子上不許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唐子上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暉閏月稷宗即位于太極殿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以蕭悅段文昌同平章事書法不書其罪唐之官弒君立君始此

問德宗意如宗意何

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疆明自任耻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則至於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至於唐亡其患以叫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其為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任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尤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若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為也

憲宗真守與之主

范華陽曰憲宗伐叛討逆威令復張而後生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舊史傳疑而已其後文宗謀誅宦官益以討亂而宣宗追治逆黨戮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為後復何疑哉

賀善贊曰憲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其中與之生矣獨其失於承宗則端身陷大禍豈不重可惜哉

綱柳必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書法綱目柳左道於方士必以伏誅子而戒二月赦天下。目上御樓肆赦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

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

胡致堂曰憲宗既不知學遂不能擇人以教其子是以一日踐祚失道在乎薰陶涵養而已矣此誠國家至急至切之務也

綱以柳公權之弟為翰林侍書學士。鑑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此誠國家至急至切之務也

心正則筆

物公權筆

諫也

丁南湖曰

穆宗初喪盛陳優戲荒縱甚矣權諫以心正其亦知格心之道乎按公權因文宗浣衣則諫以進賢退不肯苛語及帝納郭收二女則又以嫌疑為諫此史傳所以褒其忠益也蓋乃兄公綽以忠孝正直為家法故其子弟風節每如此

綱夏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宦官崔潭峻薦元稹為知制誥士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衛以扇揮之曰適

從何來遷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衛意氣自若書法○前書貶元稹為江陵

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亦宦官也前以忤宦官貶今以善宦官用一元

積也前後相及如二人焉此綱目所以深病之也

綱上召群對別殿謂曰朕升諸副知知為羽翼

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綱九月大宴○綱上南過公除

公除謂已成服除之以從○即事游政聲色賜與無節

綱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元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

綱時承宗卒其下立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

軍務承元請畫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眾許諾承元乃

視事表請除帥諸將及隣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

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詣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

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

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

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

斬以徇軍中乃定○綱吐蕃寇涇州○綱以梁守讓為神策行營都監并

發八鎮全軍救之邠寧兵以神策受管厚皆愠洶洶不止節度使李光顏

親為開陳大義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穆宗皇帝名恒憲宗太子在位四年竟因服金丹崩壽三十○蒙

能復取

綱辛丑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綱虜龍節度使劉

總軍官為僧以張弘靖代之○綱弘靖驕貴自尊政事多委之幕僚韋雍

劉總軍官為僧

綱幸丑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

綱虜龍節度使劉

總軍官為僧以張弘靖代之

綱弘靖驕貴自尊政事多委之幕僚韋雍

劉總軍官為僧

綱幸丑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

綱虜龍節度使劉

承元不為師道

光顏陳大義

劉總軍官為僧

綱幸丑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

綱虜龍節度使劉

綱弘靖驕貴自尊政事多委之幕僚韋雍

不若識一
丁字

德裕宗閣
分明黨

問漢唐之
黨何所因
而致其人
物操行優
劣何如
漢唐加黨
之興
為國家者
以其漸

董又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詎之謂軍士曰今

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令牛李之黨豐慶成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

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自是德裕宗閣各分明黨更

相傾軋傾陷也軋乙點重四十年

范華陽曰昔漢之黨網始於其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大學諸生相譽唐

德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諫以黜陟之聽其自相傾軋

以養成之也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

畏義而有為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

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袁了凡曰錢徽為禮侍知貢舉宰相段文昌書託取楊渾之翰林學士

有舊宗閣之婿蘇巢俱及第故文昌奏徽徇私元稹惡宗閣因與李紳

交證之或勸徽以文昌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攻

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証取書焚之吾所服於徽者不在於拒幸

相學士之請蓋不阿權勢不佞交游一公者能之至於受人之故而不

得喪忘順逆進乎道矣是難能也

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自眾以判官張徹

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眾共殺之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魏博節度使李勣聞變素

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

輒敢殺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眾皆慟哭深

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勣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吾先人以此劍立

大功善文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剪王庭湊元翼報曰願盡死會勣

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按唐書勣人素德弘正

以成

李勣劍遺
元翼

田公之力

詔兩稅皆輸布絲纊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

倍其初詔百官議單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為錢者所以權百貨曾選

兩稅輸穀

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厲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

丁南湖曰

楊炎兩稅之法使天下財竭而民困者久矣於陵創議以穀其器量方峻節操堅明進退以正蓋不忝於閔西夫子矣

綱十月以魏弘簡為弓箭庫使元稹為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元稹與

魏元中沮

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

裴度

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

上表曰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闡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

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表三上上

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按唐書元稹初舉制科對策第一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時天下傳誦號元和體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篤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終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慶節不飾云

范華陽曰

昔周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於外而左右前後得孝友正良也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先圖其大而後

以成功

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為深戒哉

袁了凡曰

元稹少年逢靈氣伉厲喜立事不自回挫宦跡所至輒可觀輒其事而不能掩其實其云公始以直道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遇盛明不因人進思獎太深謗並至不因人進諱之也欲蓋而彌彰矣讒謗並至謂裴晉公禁闡奸臣之効也晉公豈讒謗人者耶當是時

白雖辭不作可也

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直臣坐贓當死宦者受其賂為之請御史

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

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

上從之

綱壬寅二年正月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

直臣有才

可惜

安史才過

作人

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官軍救之不能進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以兵威恐之愈厲聲責庭湊復謂軍士曰自安史以來子孫無存而田令公等以地歸朝廷孩提皆為美官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奪之耳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突圍出深州。

尹遂昌曰

韓愈宣慰之行殆與真卿無異而偶得免者幸耳觀其誌責庭湊之辭簡嚴切直至今學樂猶有生氣其忠鯁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視之則非矣

韓愈宣慰大節 卿真鯁 蕭段漸銷 鎮兵

監上之物即位也。兩河略定蕭悅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上從之軍士落籍者

高唐之再 式河明不 能復取其 故何歟

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為重胤李光顏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胡致堂曰

兵不可好奸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化討則命卿將之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萬姓皆贏股肱共射御之士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蕭悅段文昌募銷偃之美名而不知弛張之道既許以逃死則百人中豈但八人而已茲將貪帥利其衣糧則軍鎮之兵實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國之大事也幸相既妄奏請穆宗聽之憐然則以憲宗養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裴度有將 相舍才 以李聽為 河東節度 使

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元稹然度欲解其兵柄諫官爭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以李聽為河東節度使。自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

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
可任遂用之書法穆宗即位以來政無可紀獨有誅李

綱三月詔留裴度輔政國言事者皆謂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

度輔政綱四月詔免江州逃戶欠錢○目時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

鹽可獲厚利今宰相領鹽鐵使中書舍人韋處厚曰宰相處論道之地雜
以雜務實非所宜事遂寢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勣奏今歲
旱災奈何徵前逋負詔免之

綱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

尹遂昌曰裴度元勳厚德身任安危然不數月之間既為留守又留輔
政未幾又罷僕射烏有身為重臣不能少安其跡尚可經綸
天下者乎度於是時自可奉身而退他日優游綠野或者猶以手沉澁
之不亦過乎○裴度罷相開綠野堂

綱癸卯三年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監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人相
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浙西州名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已引僧孺為

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綱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目鄭注巧譎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

愬餌鄭注藥頗驗署為牙推名官復領軍政妄作威福置軍王守澄請去之
愬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

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從膝言膝相近也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薦注於
上上亦厚遇之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

門矣工部尚書鄭權因注通于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

綱五月以尚書左丞柳公綽字子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山南東道今即

公綽過鄧縣縣名今陞為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舞文謂舞眾謂公綽
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案考

按唐書公綽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不讀非聖書
憲宗數出游畋公綽奏大醫箴諷諫帝謂朕深當置坐隅
而誅舞文者何如
綱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目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

公綽誅吏
舞文
問柳公綽
不誅舞文
而誅舞文
者何如

擬唐以韓

愈為居兆

尹誌

是尚欲唐

佛骨

李逢吉

李紳

韓李垂堂

參

郭本心手

欲燒佛骨何可犯也。綱九月復以韓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侍郎

綱紳常排抑李逢吉逢吉患之而上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

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

愈爭甚參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

江西觀察使紳入謝上問其故乃寤故有是命參考按唐書李紳與李

三俊紳以文藝節操見用屢為怨仇所抑紳卒能自德裕元禎同侍

綱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綱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

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虜士張臯者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

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豈

得復循其覆轍乎。綱既而上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太后

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取制書手裂之是

夕上崩敬宗即位。

綱辛中和殿擊球中和殿乃憲宗遇弒之所敬宗居綱自是數遊擊球

樂賞賜宦者樂人不可悉紀賜宦者服色有今日賜綠而明日賜緋者

綱以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綱上視朝每宴左拾遺劉栖楚進言曰陛

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宵夜也天子憂勤當而嗜寢樂色曰晏方起梓

宮在殯梓宮者天子之喪以鼓吹日喧吹尺為反音令聞未章開音問聲

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王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

見血不已上命中使宣諭令歸擁為起居舍人不拜

綱尹遂昌曰補楚本逢吉之黨內有所挾故敢評直然所謂惡聲遐布恐

言之亦

綱袁了凡曰劉栖楚之險躁也阿宰相李逢吉為盡力進裴度蓋八閩十

柔佞也倚宰相李宗閔為姦利世謂之黨退而拜監察御史乃能諫穆

宗之逸游拒諫何射市人行而口烈丈夫哉儉佞小人知榮利之可求

而又貪美名之可掠也特好名之心終不若好利之切而既規利於權

相復取名於慶游不斷之君兩得而無少損又何憚而弗為君子謂唐

綱

切中寶曆

高貞

王階

王階

王階

王階

王階

王階

王階

劉樞楚揚虞卿漢杜欽谷未其姦一也

夏四月以李盧為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文新、李仲言、李續之、李盧、劉樞、楚姜治及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

之為八關十六子。按逢吉傳，鄭注得幸於王，守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

權輿、劉樞、楚李盧、程昔範、姜治及訓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

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逢吉，無不得所欲也。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時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動高，中身聲

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筭，理亂之本，非有他術。

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

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蕭頗，李牧不能用也。上乃加度同平章事。

夏綏屬陝西道，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時侍御史溫造於

閣內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

吳元濟未嘗動心，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史臣曰：昔漢高祖平定天下，而造之賢，茲觀造之奏劾李祐，舉

綱冬十月賜韋處厚錦綵銀器。不用其言而厚其賜，是貨之也。翰林學

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

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總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

胡致堂曰：帝德載忠，忠賢人也。而其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耽溺酒色，而其

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年不遐，臣不能諫，罪當萬死。况今陛下富於春

秋，血氣未定，萬一一致疾，曠宗社付託始皇太后之憂，則臣雖萬死亦不

足以塞責矣。如是而言其或足以動聽矣乎。

敬宗皇帝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為宦官劉克明等

綱乙巳寶曆元年正月赦。先是鄆令崔發聞五坊人歐百姓，命擒以

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給事中李渤救之，諫議大

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徧及於昆蟲，而

獨遺崔發，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

李逢吉方

蘇唐賜翰
林學士韋
處厚錦綵
銀器謝表

德載忠
賢有夫

需澤徧及
於昆蟲

李逢吉方

裴度動高
中身聲
播外夷
若置之巖廊
委其參決
河北山東
必稟廟筭
理亂之本
非有他術
順人則理
違人則亂
伏承陛下
當食嘆息
恨無蕭曹
今有一裴
度尚不能
留此馮唐
所以謂漢
文得蕭頗
李牧不能
用也上乃
加度同平
章事

溫造於
閣內奏彈
祐違敕進
奉請論如
法詔釋之
祐謂人曰
吾夜半入
蔡州城取
吳元濟未
嘗動心今
日膽落於
溫御史矣

枚謹發

其母垂年八十自癸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
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癸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鄉所言朕何
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對中使杖癸四十

綱牛僧孺罷為武昌節度使○目僧孺以上荒淫嬖倖用事又畏罪不敢
言但累表求出乃罷之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喪薨候於館舍將佐曰

襄陽地高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時僧孺封奇章即公南離台席方鎮

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綱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宸六箴○目上遊幸無常呢比群小
逐也此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是月德裕獻丹宸六箴風狀如屏

質故曰丹宸箴者諫之辭古者君有過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

而無敢進二曰正服以諷服御垂異無奇技淫巧之欲三曰罷獻以諷徵

求玩好使知無總資寶而四曰納誨以諷悔棄謹言使知從諫如流而五

曰辨邪以諷信任群小使知圖任獲正而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使知

遊是好事上優詔答之魏啟後伏凌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

為填是謂塞聰防微箴曰亂臣猖獗非可邊數玄服莫辨綱瑟始作

也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餐斯可戒懼○舉白浮鍾白是罰爵之名浮罰

觸瑟始作漢武帝曰未起侍中馬何羅衣玄服曲白刃走趨卧內以急趨

主人疑為姦盜聚眾欲攻之其姬觀上貌而異之醉翁以酒出謝客殺雞

獻之○綱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目播領鹽鐵誅求嚴急

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

綱十一月幸驪山温湯即温泉也○目上欲幸驪山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

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

幸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

一往以驗彼言幸温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綱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目僕射李絳好直諫逢吉惡之至是以絳

一往以驗

張權輿

王播進羨

規瑣塞聰

德裕進

重宰相

襄陽地

柳公綽

僧孺

奇章公

南離台

席方鎮

有足疾出之東都

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綱丙午二年春正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日度求入朝逢吉之黨

緋衣坦腹

百計毀之先是民謠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緋衣裴字也坦其腹度字天上

有口吳字也謂吳元濟被裴度擒也

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

誣謗待度益厚

度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劉栖楚附慶耳語侍

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猶言所謀也

也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

裴度失印

綱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

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使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接諸

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尹遂昌曰

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則姦邪不能欺以敬宗之狂縱而能

相又能聽其謀議

綱三月罷脩東都日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脩官闕裴

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

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解

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且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

上曰從來言

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

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

服克融以為踈惡執番敕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

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脩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

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始將斃矣譬猶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

跟父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上悅從之

綱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於室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

立江王涵鑑上遊戲無度狎昵群小善擊球好手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

裴度諫修東都

綱三月罷脩東都日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脩官闕裴

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

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解

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且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

上曰從來言

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

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

服克融以為踈惡執番敕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

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脩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

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始將斃矣譬猶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

跟父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上悅從之

綱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於室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

立江王涵鑑上遊戲無度狎昵群小善擊球好手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

猛獸不敢離巢穴

立江王涵鑑上遊戲無度狎昵群小善擊球好手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

綱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於室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

立江王涵鑑上遊戲無度狎昵群小善擊球好手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

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蘓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蘓佐明等執上於室內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知樞密王守澄以衛兵迎江王涵立之是為文宗進討賊黨董勣之絳王亦為亂兵所害

一日二易
主
裴度無能
改作其德

范華陽曰裴度位為宰相安危所繫君弒不討賊君立不預謀二日之德處之猶如此而不死不賢者矣

伊尹教祖
甲之道

胡致堂曰敬宗之惡在於狎暱群小然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何也曰帝所不及况在位日淺耶

綱以常處厚同平章事

綱出宮人放鷹犬有冗食罷別貯宣索上自為諸王時深知兩朝之弊

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

方鷹犬律元和故事量留校備外悉放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

上復舊制每五日視朝中外翕然相負以為太平可冀 ○卷終

中外翕然
相負

